

漢語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演化的類型學蘊含

吳福祥 [Fuxiang Wu]

北京語言大學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漢語很多南方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源於處所結構式。本文從跨方言和跨語言的角度討論這種「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共時變異和歷時演變，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演化的類型學蘊含。主要發現和觀點如下：(1)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漢語方言中具有廣泛的區域分佈，普遍見於吳、閩、徽等南方方言，也見於粵、湘、贛、客以及官話方言。(2)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南方方言中有甲、乙、丙三類形式，其中甲類ABC三音節形式是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原初形式，乙類的AB/AC/BC式以及丙類的A/B/C式分別是由甲類ABC式通過不同的刪略策略直接或間接刪略而來。(3) 漢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在概念語源上體現了世界語言的歷時共性，但在語法化的語義機制和演變類型上卻彰顯了漢語的顯著特點。

關鍵字: 進行體標記, 轉喻, 定名學演變, 漢語南方方言

1. 引言

南方方言¹的進行體標記可基於句法分佈和歷史來源分為兩類，一類是用於動詞前、源於處所結構，本文稱為「動前處所型」²（簡稱「處所型」），如(1a)；另一類是用於動詞後、源於結果補語，本文稱為「動後結果型」（簡稱「結果型」），如(1b)。

- (1) a. 吳語上海：伊辣看書他在看書 (徐烈炯、邵敬敏1997:97)
b. 粵語廣州：佢敲緊門他正在敲門 (彭小川2010:18)

1. 本文「南方方言」這一術語不取嚴格定義，有時也涵括江淮官話等部分官話方言。只有在與「官話」或「官話方言」並列或對舉時，「南方方言」才專指南方的非官話方言。

2.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這一術語引自吳越(2022)。

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變異和演變，以往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如巢宗祺1986, 1990；劉丹青1996, 2003a, 2003b；施其生1985, 1996；汪國勝1999；蔡國妹2006；吳瑞文2011；李小凡2014；朴正九等2019；吳越2022），這些成果為漢語體標記的跨方言研究特別是漢語南北方言體範疇及其標記類型差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堅實的基礎。不過，以往的研究對與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相關的某些重要問題，似關注較少。比如：(i)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南方方言中具有哪些變異形式？呈現怎樣的區域分佈？(ii)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原初形式（基本形式）是什麼？不同的變異形式如何由原初形式演變而來？(iii) 相較於世界其他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漢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語法化的語義機制和演化類型上有什麼特點？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也就是說，本文主要關注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形式變異的類型及形式演變的策略，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演化的類型學蘊含。

2. 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形式類型

考察發現，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南方方言裡有廣泛的地域分佈，而且在不同方言甚至在同一方言裡有不同的變異形式。本文根據音節形式將這些進行體標記分為甲、乙、丙三種類型。

2.1 甲類：ABC式

這類體標記在形式上相當於普通話「在這/那裡」的處所介詞結構「[A[BC]]」。其中，A可以用作處所介詞，相當於普通話「在」；BC可以用作表處所的複合指示代詞，其中B是表示空間指示的詞根語素，相當於普通話「這/那」，C是表示泛向性方所的詞綴語素，相當於普通話「-裡/-上/-邊/-頭/-處」。這種進行體標記廣泛見於湘語、徽語，也見於粵、吳、贛、客等方言。例如：

- (2) 湘語長沙^{望城}：我逗箇裡跑，身上不得冷。
我跑著呢，所以不覺得冷。（彭蘭玉、郭格2016: 63）
 湘語湘潭：我去的時候他在那當搞飯。
我去的時候他正在做飯。（龔娜2012: 170）
 湘語益陽：他在箇裡等我。
他正在等我。（夏俐萍2020: 244）
 湘語洞口：我在箇裡吃飯。| 其在爾裡哭。
（胡雲晚2010: 116）

- 湘語新化：頭前在爾落修路_{前面在修路}。| 屋裡在咯落開會_{屋子裡在開會}。
(羅昕如2004: 68)
- 湘語祁陽：我在果裡做事，莫吵！_{我正在做事，不要吵！} (李維琦1998: 109)
- 湘語雙峰：只細人唧在果/那裡睏眼閉_{睡覺}，莫吵！ (王芸華2022: 760)
- 湘語衡陽：細個崽唧在果/那裡睏眼閉，你莫嘈。 (王芸華2022: 760)
- 湘語甯鄉：外面在個裡落雨_{外面在下雨}。| 山裡在那裡冒煙_{山裡在冒煙}。
(邱震強1994: 33)
- 湘語沅江：我在咯裡_{這裡}吃飯。| 他在哦裡_{那裡}跑步。 (丁雪歡2007: 54)
- 湘語邵東：門頭外面在咯裡蕩_刮大風，莫出去。 (孫葉林2008: 56)
- 湘語漣源：我害噠哩吃飯，渠害噠哩洗手_{我正在吃飯，他正在洗手}。
(伍巍、李立林2009: 91)
- (3) 徽語績溪：渠是爾搭看書_{他正在看書}。| 還是那搭看書_{還在看書}。
(趙日新2001: 10-11)
- 徽語休甯：渠是個仿吃飯_{他在吃飯}。| 渠是麼仿吃飯_{他在吃飯}。
(平田昌司1998: 278)
- 徽語歙縣：渠在爾呐吃飯_{他在吃飯}。| 渠在那呐吃飯_{他在吃飯}。
(平田昌司1998: 278)
- 徽語屯溪：渠是口[kɑ³²]仿吃飯。| 渠是麼仿吃飯。 (平田昌司1998: 278)
- 徽語壽昌：渠蹲仵裡吃飯_{他在吃飯}。| 渠蹲末裡吃飯_{他在吃飯}。
(曹志耘1996b: 195)
- (4) 粵語吳川：出外在個幾落水_{外面在下雨}。| 我在個幾食飯_{我在吃飯}。
(易軒2015: 128)
- 粵語陽春：我在果處睇書_{我正在看書}。 (陳郁芬2011a: 63)
- 粵語德慶：我在個度睇書_{我正在看書}。 (陳郁芬2011a: 63)
- (5) 吳語常山：渠倚目=裡吃飯_{他在吃飯}。| 渠是目=勒=吃飯_{他在吃飯}。
(曹志耘等2000: 425)
- 吳語金華：渠俚末裡吃飯_{他在吃飯}。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602)
- 吳語浦江：渠是兒=頭 (/是嗰頭)食飯_{他在吃飯}。 (曹志耘等2016: 602)
- 吳語武義：渠儂落特=裡食飯_{他在吃飯}。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602)
- 吳語涇縣：渠啦當某限兒講話_{他們在說著話}。 (伍巍1999: 162)
- (6) 贛語都昌：我儂在裡得_{這裡}看書，渠儂在爾得_{那裡}寫字。 (陳昌儀2005: 33)
- 贛語安義：我勒個裡吃飯，渠勒許裡洗手_{我在吃飯，他在洗手}。
(萬波1996: 10)
- 贛語靖安：我在許裡_{那裡}看書，渠在許裡_{那裡}寫字。 (陳昌儀2005: 33)
- 贛語安仁：妹妹到那裡拍手_{妹妹正拍著手}。| 我到固裡做事..._{我正在做著事...}。
(陳滿華1996: 124)
- (7) 客語永定：佢一日到暗在甲欸唱_{他一天到晚在唱}。 (李小華2014: 251)
- (8) 閩語永安：厝前邊在外底落雨_{外面在下雨}。 (鄧享璋，個人交流)

就整體情形而言，甲類進行體標記的語法化程度還不太高，主要表現在：第一，這種類型的體標記在很多方言裡兼有處所介詞結構的功能，換言之，在這些方言裡ABC實際上是個多功能形式而非專門的進行體標記形式。通常一個ABC構式是表處所還是表進行體，除了依據語境確定外，在多數方言裡還可以通過可否重讀來識別：表處所時ABC可以並且常常重讀，但用如進行體標記時ABC只念輕聲，不能重讀。第二，在部分方言裡，ABC作為進行體標記時仍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處所義的殘留，比如有些方言裡含有近指語素的進行體標記（字面意思是「在這裡」）和含有遠指語素的進行體標記（字面意思是「在那裡」），在表達某一情狀正在進行時有位置「遠」、「近」的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也見於官話方言。例如：

- (9) 棲霞：禮堂待乜兒放電影。禮堂在放電影。（劉翠香2007:125）
 臨沂：奶奶在那裡洗衣裳。（艾紅娟2008:270）
 鶴壁：我在這兒洗衣服呢。我在洗衣服。 | 我在那兒洗衣服呢。我（那時）在洗衣服。（左玉琰2008:260-261）
 漣水：外頭蹲那塊下雨呢，要帶傘。（王健2006:70）
 沭陽：外邊攔那塊下雨咧，要帶傘噢。（王健2006:70）
 樅陽：外頭在那界落雨，要帶傘吶。（王健2006:75）
 英山：細佬在那裡做生活。小叔在幹活。（項菊2012:267）

2.2 乙類：AB/AC/BC式

這種類型的體標記為雙音形式，是南方方言最普遍的進行體標記形式。有三種不同的小類。

2.2.1 AB式

這類體標記字面意思是「在這/那」，其中A相當於普通話「在」，B相當於普通話「這/那」。這類體標記見於吳語、閩語、湘語、贛語以及官話。例如：

- (10) 吳語寧波：渠來的打彈子。他在玩彈子。 | 渠來該看電影。他在看電影。（阮桂君2009:22）
 吳語磐安：渠落嘅食飯。他在吃飯。（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602）
 吳語東陽：渠是嘅食飯。他在吃飯。（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602）
 閩語莆仙：我著即吃飯，伊著許洗手。我在吃飯，他在洗手呢。（蔡國妹2006:157）
 湘語衡陽：我在箇跑步，所以不覺得冷。（彭蘭玉、郭格2016:63）
 湘語汨羅：我在個等車。我在等車。（陳山青、施其生2018:454）

- 徽語黟縣：渠是那吃飯_{他在吃飯}。(平田昌司1998:278)
 贛語都昌：小張在那([n])洗衣裳_{小張(正)在洗衣服}。(馮桂華、曹保平2012:195)
 官話莒縣：奶奶在那洗衣裳。(艾紅娟2008:270)

2.2.2 AC式

這類體標記字面意思近似「在裡」，其中A相當於普通話「在」，C相當於普通話「-裡/-上/-邊/-頭/-處」。這類體標記是最常見的雙音形式，廣泛見於南方方言及官話。例如：

- (11) 吳語蘇州：我勒海奔勒，勿覺著冷。(石汝杰1996:357)
 吳語溫州：我著搭吃飯，<他>著搭洗手。(潘悟雲1996:265)
 吳語龍游：渠農是裡食飯_{他在吃飯}。(曹志耘等2000:425)
 吳語台州：爸爸在埕燒飯_{爸爸在做飯}，媽媽在埕洗衣裳_{媽媽在洗衣}。(丁健，個人交流)
 吳語湯溪：渠是達吃飯。|渠落達洗衣裳。(曹志耘1996a:290)
 吳語高淳：他來頭_{正在}吃飯。(謝留文2018:113)
 閩語福州：我著吮食飯，伊著吮洗手_{我在吃飯，他在洗手}。(陳澤平1998:187,188)
 閩語泉州：厝裡佇嘞開會_{屋裡正在開會}。(李如龍1996:195)
 閩語沙縣：你在哩唱啥反_{你在唱什麼}？(鄧享璋，個人交流)
 閩語建甌：兩老媽到裡吵架_{兩夫妻正在吵架}。(江潔2015:19)
 徽語淳安：渠是裡吃飯_{他在吃飯}。(曹志耘1996b:195)
 粵語廣州：佢嚟個陣時，我喺處開會_{他來的時候，我正在開會}。(彭小川2003:47)
 粵語陽西：我在處睇/看書。(陳郁芬2011a:63)
 粵語南寧：.....渠成日喺啲吟....._{他成天都在嘍叨}。(林亦、覃鳳餘2008:306)
 湘語益陽：他在裡吃飯，我在裡洗衣服_{他在吃飯，我在洗衣服}。(夏俐萍2020:243)
 贛語上高：我在塊看電視。(羅榮華2013:30)
 客語會昌：捱得底看書，渠得個寫字。(陳昌儀2005:742)
 官話泰州：外頭在天下雨呢，要帶傘。(王健2006:68)
 官話仙桃：他在裡看書。(汪國勝1999:109)

2.2.3 BC式

這類體標記字面意思是「這/那裡」，其中B相當於普通話「這/那」，C相當於普通話「-裡/-上/-邊/-頭/-處」。這種雙音體標記相對少見，目前只見於徽語、贛語及客語。例如：

- (12) 徽語績溪：渠那搭吃飯_{他正在吃飯}。(趙日新2001:12)
 徽語婺源：渠□[kʰ¹¹]羅吃飯_{他在吃飯}。(平田昌司1998:278)

- 贛語新幹：我許得_{那裡}看書，渠許得寫字。(陳昌儀2005:33)
 贛語樟樹：我許裡_{那裡}看書，渠許裡寫字。(陳昌儀2005:33)
 客語永定：兩個人一暗晡甲欸跳舞，勿停歇。_{兩個人整晚都在跳舞，沒停一會。}
 (李小華2014:251)

2.3 丙類：A/B/C式

這類體標記是單音節形式，字面意思分別是「在(=A)」、「這/那(=B)」和「-裡/上/處(=C)」，其中A、C兩式比較常見，B式相對少見。例如：

(13) A式

- 吳語上海：伊辣看書。_{他在看書。}(徐烈炯、邵敬敏1997:97)
 吳語寧波：渠來哭，我來笑。_{他在哭，我在笑。}(阮桂君2009:22)
 吳語遂昌：渠是跌_飯。(曹志耘等2000:425)
 吳語雲和：渠焉吃飯。(曹志耘等2000:425)
 吳語涇縣：我當吃飯。_{我正吃著飯。}(伍巍1999:163)
 閩語汕頭：我短/裸食飯，伊短/裸洗手。(施其生1996:172)
 徽語建德：渠□te²¹³吃飯。_{他在吃飯。}(曹志耘1996b:175)
 贛語安義：我勒吃飯，渠勒洗手。(萬波1996:85)
 客語連城：我著[te³⁵]食飯，佢著看_書。_{我在吃飯，他在看書。}
 (項夢冰1997:177)

(14) C式

- 吳語常熟：我海看書。_{我在看書。} | 老張浪喫飯。(袁丹2008:157-158)
 吳語溫州：我搭吃飯。 | <他>搭洗手。(潘悟雲1996:265)
 吳語湯溪：外頭達落雨，[弗要]到外頭去。(曹志耘1996a:290)
 閩語福州：我吼食飯，伊吼洗手。_{我在吃飯，他在洗手。}(陳澤平1998:187)
 閩語泉州：我嘞食，伊嘞洗手喫。(李如龍1996:202)
 閩語臺灣：我咧食飯。(林煥育2009:73)

(15) B式

- 閩語莆仙：我即吃飯，伊許洗手。_{我在吃飯，他在洗手呢。}(蔡國妹2006:157)

上舉甲、乙、丙三類進行體標記中，丙類的語法化程度最高，基本上已變成純粹的進行體標記，不再有處所的意義。乙類的語法化程度次之，在有些方言裡這類雙音體標記還有「遠」、「近」這樣的距離指示意義。甲類體標記的語法化程度最低，在幾乎所有具有這類體標記的方言裡，甲類ABC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處所表達的功能。也就是說，這三類進行體標記的語法化程度與其音節長度成反比：形式越長則語法化程度越低。

需要說明的是，在很多方言裡，進行體標記同時具有上述不同類別，比如溫州方言有「是搭」和「搭」，泉州方言有「佇嘞」和「嘞」；又如益陽方言有「在咯裡/在哦裡」和「在裡」，安義方言有「勒個裡/勒許裡」和「勒」。而在有些方言裡，甚至同時具有上舉甲、乙、丙三類進行體標記。比如吉水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有「去該裡/咕裡」、「去裡」、「去」三種形式：

(16) 吉水方言

ABC式：你又去該裡想，有咋個用哦。你又在想，有什麼用呢！ | 渠儘是去咕裡話

他一直在說。

AC式：屋裡去裡落雨嘅，話還去裡落。老家正在下雨，據說還一直在下。

A式：渠現嘅去洗澡，你等下。她現在在洗澡，你稍等。

(李桂蘭、吳福祥2018:203)

3. 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形式演變

3.1 原初形式

上舉三類進行體標記中，乙類雙音形式以及丙類單音形式普遍被認為是由相對複雜的處所結構縮合或刪略而來（參看巢宗祺1986；劉丹青1996, 2003a, 2003b；施其生1985, 1996；吳瑞文2011；蔡國妹2006；李小凡2014；吳福祥2023）。其中丙類的單音形式因為在很多方言裡有對應的雙音形式存在，所以通常被視為由乙類雙音形式經縮合或刪略而來。但乙類的雙音形式（特別是其中的AC式）源於何種結構式，則有兩種不盡相同的看法。巢宗祺(1986:283)主張，蘇州話「勒裡、勒浪、勒海、勒篤」這類「勒X」形式（相當於本文乙類AC式）源於「勒XX裡、勒XX浪」這類形式的縮合，「勒XX裡、勒XX浪」的結構出現頻率很高，在不需要特別強調或無法指出具體處所時，「勒XX裡、勒XX浪」中表處所的詞語就可能被略去。比如蘇州話「勒篤」的「篤[to²⁵]是「搭[ta²⁵]的變音，蘇州話處所指示詞有「該搭_{這裡}」、「歸搭_{那裡}」、「搵搭_{這/那裡}」。「勒篤」是「勒該搭_{在這裡}、勒歸搭_{在那裡}、勒搵搭_{在這/那裡}」中「勒.....搭」縮合而成，然後「搭」音變為「篤」。

巢宗祺(1986:283–284)認為，「勒」與「裡、浪」這類方位後綴的縮合，在吳語中是一個普遍現象，比如無錫話「勒意哼_{在這裡}」、「勒過哼_{在那裡}」縮合為「勒哼_{在這/那裡}」，「勒.....裡_{在.....裡}」縮合為「勒裡

在這裡」，「勒.....釀[nian]在.....上」縮合為「勒釀[nian]在這/那裡」。常州話「勒該頭_{在這裡}」、「勒過頭_{在那裡}」縮合為「勒頭_{在這/那裡}」，「勒.....釀[nian]在.....上」縮合為「勒釀[nian]在這/那裡」。

從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巢宗祺(1986)主張，吳語處所結構式「勒XX裡、勒XX浪」中被刪除的處所成分主要是相當於普通話「這/那」的指示語素，但似乎也不完全排除名詞性成分，特別是「勒釀」這類包含方位後綴的進行體標記。

劉丹青(1996; 2003a; 2003b)的看法則有所不同。劉丹青(1996)用AB表示吳閩方言進行體標記的結構形式，其中A是可以單用的處所動詞兼介詞，與「在」同義；B是一般不能單用的方位後綴，相當於「這裡、那裡、房間裡、心裡、地上」中的「裡、上」。劉丹青(1996: 26-27)主張，這類進行體標記源自處所結構刪略其中的名詞NP而成，比如蘇州話「俚勒操場浪打球_{他在操場上打球}」，去掉「操場」就變成「俚勒浪打球_{他在打球}」。劉丹青(2003a: 82)進一步申述這種看法：蘇州方言「勒X」（「勒搭、勒頭、勒浪、勒海、勒篤」）複合詞基本上來源於「勒」和後置詞短語「NPX」的組合，通過其中NP或代詞的省略而成。因此，「勒X」產生的總體過程可圖示如下：

(17) 「勒X」的形成過程：

存在動詞/前置詞+NP+後置詞/處所後綴→存在動詞/前置詞+後置詞/處所後綴。
(劉丹青2003a: 82)

可見，劉丹青(1996; 2003a; 2003b)更傾向於主張吳閩方言進行體標記AX源於處所結構式「ANB」中名詞成分N的刪略，雖然也不完全排除有些可能是代詞的刪略。

本文更傾向巢宗祺(1986)的意見，主張包括吳閩方言「勒X」在內的乙類AC式進行體標記，源自包含處所指示代詞的介詞結構（相當於普通話「在這/那裡」）而不是「在操場上」這類包含處所名詞的介詞結構。換言之，我們推斷，乙類AC式進行體標記（包括吳閩方言「勒X」）刪除的是處所介詞結構「在這/那裡」中的指示語素「這/那」，而不是「在操場上」這類處所介詞結構中的名詞性成分（「操場」）。³我們的理由如下：

3. 這是為方便表述而採用的一種權宜說法，實際上正如下面將會看到的，乙類AC式體標記（包括吳閩方言「勒X」）源自ADC（「在這/那裡」）的刪略，而ADC是甲類體標記(=ABC)而非處所介詞結構。

第一，在由處所名詞NP充當賓語的處所介詞結構中，處所名詞NP往往負載實際的空間指示信息，比如「在操場上打球」與「在體育館裡打球」意義並不相同，兩句的處所成分表達不同的空間概念，這樣的處所成分通常不容易刪略。另一方面，在由處所指示代詞充當賓語的處所介詞結構中，其中的指示代詞在特定語境裡有時表示一種抽象或泛向的處所意義，並不指稱實際的處所概念。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處所指示代詞或者其中的指示語素「這/那」容易刪略。比如趙元任(Chao 1968: 333)在討論現代漢語「他在家裡歇著吶」這類結構式時強調，「在」後面的處所賓語唯一可以常常省略的是「那兒」，如「他在(那兒)吃著飯吶」。實際上，複合處所指示代詞「這裡/那裡」本身也可能因為其中的「這/那」虛化而刪略為「裡」這樣的單音形式。盛益民(Sheng 2015)發現吳語中處所指示代詞普遍存在一種刪略性演變，即「指示語素+處所成分」構成的複合處所指示詞中，指示語素被刪略，導致剩餘的處所成分演變為獨立的處所指示詞。盛益民(Sheng 2015: 125)將這一演變刻畫為：「指示語素+處所成分→處所成分(新的指示詞)」。例如紹興柯橋話中，處所近指詞在部分老派中是「益=裡_這裡[iɿ³/eɿ³ li⁵³]」，在大部分老派和中派中則是「裡[iɿ⁵³]」，「裡[iɿ⁵³]」顯然源於部分老派的「益=裡」刪略其中的指示語素「益=」。所以在紹興柯橋話中，處所本體成分「裡」發展成新的處所指示詞。

第二，處所介詞結構中，處所名詞NP因為負載實際的處所意義，不太容易語法化；而其中的處所指示代詞通常表示抽象或泛向的處所意義，相對容易語法化。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在漢語很多方言裡看到「在這/那裡」這類包含處所代詞的處所介詞結構語法化為進行體標記(如甲類ABC式)，但幾乎不見「在操場上」這樣的包含處所名詞的處所介詞結構語法化為進行體標記。⁴實際上普通話的「在那裡、在這裡」在特定語境裡也有進行體標記的用法，比如呂叔湘(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認為「在那裡、在這裡」的處所意義有時不很明顯，主要表示「正在進行」，舉的例子是：「人的身體時時刻刻在那裡消耗水分 | 我在這裡想明天的工作怎麼安排」。另一方面，在有些方言裡處

4. 目前見到的例外是，有些湘方言的處所介詞結構「在屋裡」語法化為進行體標記，如雙峰話「外前在屋裡落雨外面正在下雨。」(王芸華2022: 757)不過，這些方言裡「屋裡」往往表達「家」的概念，並不負載實際的處所意義，如雙峰話「爾屋裡_你爺_你爸爸」、「爾屋裡_你崽_你兒子」。參看王芸華(2022)。

所指示代詞本身就用做進行體標記，如前舉績溪方言的「那搭」、樟樹方言的「許裡」、永定方言的「甲欸」，這些進行體標記字面意思都相當於「那裡」。⁵

第三，如果把包含處所指示代詞的結構式ADC（形式上等於本文甲類ABC）視為包括吳閩方言「勒X」在內的各種進行體標記的原初形式（刪略前的基本式），那麼我們就很容易解釋上舉AB、BC和B等三式體標記的來源，反之，如果把乙類體標記(AB/AC/BC)視為ANC的刪略，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南方方言AB、BC和B等三式體標記的來源。⁶

第四，有些方言的AC式（「在裡」）體標記往往含有「遠」、「近」的距離指示的意義，比如紹興方言（陶寰1996:312）進行體標記「來埭[le²²da⁵⁵]{近指}和「來亨[le²²han⁵⁵]{遠指}以及富陽方言（盛益民、李旭平2018:324–326）「勒裡/帶」{近指}和「勒底」{遠指}。這種「遠」、「近」的對立應該來自刪略前ADC中D（D=「這/那」）的意義。假如我們把AC式進行體標記視為ANC的刪略，那就無法解釋AC式體標記何以有「遠」、「近」這種距離意義，因為刪略前的結構式「ANC」並不具有距離直指的意義。⁷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包括吳閩方言「勒X」在內的南方方言乙類進行體標記(AC/AB/BC)，其原初形式都是ADC而非ANC。吳閩方言的進行體標記「勒X」是原初形式ADC刪略其中的指示性語素D（D=「這/那」）後的剩餘形式。

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需要回答：假若我們把「在這/那裡」這樣的構式ADC視為吳閩方言「勒X」以及其他乙類體標記的原初形式，那麼這種ADC構式是語法化前的處所介詞結構（句法結構）還是語法化後的進行體標記（複合詞）？我們主張後者，即一種類似上舉湘語「在

5. 朱德熙(1982:87)注意到普通話的「（在）這兒」、「（在）那兒」放在動詞前邊，有時候表示動作或行為的持續，不實指處所，如「我們這兒開會呢」、「他在那兒掃地呢」。此外，張伯江、方梅(1996:182)也發現當代北京口語裡「這兒/那兒」具有表達進行體的用法，如「他這兒嘮嘮叨叨，誰見著誰煩」、「他一人兒那兒反省呢，反省一天也反省不出個什麼來」。

6. ADC和ANC中的D和N分別表示處所指示代詞（相當於本文的B）和處所名詞，下同。另請注意的是，上引劉丹青(1996)的B相當於本文的C。

7. 劉丹青(2003b:226)認為蘇州話「勒裡」、「勒咾」距離指稱的意義與「裡」、「咾」本身的語義無關，而與「裡」、「咾」作為複數後綴兼表後置詞時一種不規則分佈有關：蘇州話複數後綴「裡」用於第一身，「咾」用於二三身。第一身配近指、第二三身配遠指，極為自然。姑錄此備考。

咯裡/在那裡」這類語法化程度不高的甲類進行體標記ABC。⁸首先，如前所引，甲類進行體標記ABC在南方方言以及官話裡具有廣泛的分佈。其次，儘管很多具有AC式體標記的方言不具有甲類進行體標記ABC，但其姐妹方言中並不缺少這種交替形式。比如雖然北部吳語和閩南、閩東等方言的進行體標記確實未見甲類進行體標記ABC，但如表1所示，南部吳語（處衢片和婺州片）、西部吳語（宣州片）以及閩中方言仍保留這類進行體形式，如常山的「是目=勒，倚目=裡」、開化的「歇得□[e²¹²]場」、玉山的「躲得□[xɔ⁷⁰]裡」、金華的「俵末裡」、浦江的「是兒=頭，是嘸頭」、武義的「落特=裡」、涇縣的「當伊限兒/當某限兒」以及永安的「在外底」（「外底=那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吳方言還同時具有甲乙兩類進行體標記（ABC和AC）。例如在吳語龍游塔石鎮方言（王麗玲，個人交流）中，進行體標記可以有ABC和AC（=「勒X」）形式，比如「我在看書，他在睡覺」可以有「阿是格墻[dzie²¹³ kə³³ tã⁵⁵]看書，渠是爾墻[dzie²¹³ ɲ³³ tã⁵⁵]睏」和「阿是墻看書，渠是墻睏」交替形式，只是「是墻」相較於「是格/爾墻」更常用、更自然而已。最後，如前所述，在ADC（相當於「在這/那裡」）構式中，如果其中指示語素DC具有實際的處所指稱，那麼ADC很難刪略為AC；反之，只有當ADC構式因其中的DC或D弱化而語法化為甲類進行體標記後，其形式縮減才順理成章。⁹

表 1a. 部分南方方言甲類進行體標記ABC式

方言	基本式ABC	刪略式	資料來源
粵語 吳川	在個幾	在幾	易軒(2015)

8. 當然，這是就南方方言整體情形而言的，不排除個別方言的乙類體標記直接刪自處所介詞結構ADC。也就是說，在這類方言裡處所介詞結構ADC先刪略為AC或AD(=AB)，然後AC或AD(=AB)語法化為乙類進行體標記。不過，假如確有這種情形，理論上難以解釋這種處所介詞結構ADC為何會發生刪略。

9. 王錦慧(2015:197)主張近代漢語進行體標記「在」是由進行體標記「在+指示代詞」脫落指示代詞而來，而後者（進行體標記「在+指示代詞」）則是由動前處所介詞結構「在+指示代詞」語法化而來。吳瑞文(2011)認為現代閩東方言的進行體標記，如福州方言的「[ɛ^{3/0}]」、羅源方言的「ka⁸/tye⁸(hai⁵)」、霞浦方言的「tyek⁸ hai⁵」，均由早期閩東方言進行體結構式「[著*djok⁸+許*hy³+裡*lai³]]」（字面義是「在那裡」）刪略或合音而來，而該進行體結構式本身來自處所介詞結構「[著+[許+裡]]」。兩位的結論與本文對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演化的主要觀點高度一致。

表 1a.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ABC	刪略式	資料來源
湘語	陽江陽春	在果處	在處	陳郁芬(2011a)
	肇慶德慶	在個度	在度	陳郁芬(2011a)
	益陽	在咯裡/在哦裡	在裡	夏俐萍(2020)
	洞口	在箇裡/爾裡/恁裡		胡雲晚(2010)
	洞口黃橋	拉箇裡/拉岸裡	拉裡	彭蘭玉、郭格(2016)
	新化	在咯落/在爾落		羅昕如(2004)
	祁陽	在果裡/在那裡		李維琦(1998)
	衡山	在咯裡/在那裡		鄭焱霞(2010)
	雙峰	在果裡/在那裡		王芸華(2022)
	雙峰梓門橋	呆箇裡		彭蘭玉、郭格(2016)
	衡陽	在果裡/在那裡		王芸華(2022)
	邵陽	在果裡/在那裡		王芸華(2022)
	寧鄉	在個裡/在那裡		邱震強(1994)
	邵東	在咯裡/在那裡	在	孫葉林(2008)
	沅江	在咯裡/在哦裡		丁雪歡(2007)
	湘潭	在咯當/在那當		龔娜(2012)
贛語	漣源六畝塘	害噠哩 [hæ ²¹⁻² ŋ ³² li ⁰]	害哩	伍巍、李立林(2009)
	長沙	在這裡		林華勇等(2021)
	長沙望城	逗箇裡		彭蘭玉、郭格(2016)
	嶽陽榮家灣	呆箇裡	呆箇	彭蘭玉、郭格(2016)
	汨羅	在個地/在伊地	在個/在伊	陳山青、施其生(2018)
	都昌	在裡得/在爾得	在爾	陳昌儀(2005)；馮桂華、曹保平(2012)
	靖安	在許裡 [le ² ʰe ɿli]		陳昌儀(2005)
	永新	在格墻/在幹頭	在格/在幹	龍安隆(2016)
	吉安	跟/得/在箇哩	在	裴足華(2020)

表 1a.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ABC	刪略式	資料來源
	吉水	去該裡/去咕裡	去裡/去	李桂蘭、吳福祥(2018)
	南昌 蔣巷	來個裡/來許裡	來裡/來	李桂蘭、吳福祥(2018)
	安義	勒個裡/勒許裡	勒	萬波(1996)
	安仁	到那裡/到固裡		陳滿華(1995)
客語	永定	在甲欸	甲欸	李小華(2014)
徽語	績溪	是爾搭/是那搭	爾搭/那搭	趙日新(2001)
	歙縣	在爾訥/在那訥	在	平田昌司(1998)
	屯溪	是□[ka ³²]佻/麼佻		平田昌司(1998)
	休寧	是個佻/麼佻		平田昌司(1998)
	婺源	是個落[kɿ ³⁵ lo ⁰]	個落	平田昌司(1998)
	壽昌	蹲伃裡/末裡		曹志耘(1996b)
吳語	常山	是目 ^ˊ 勒；倚目 ^ˊ 裡		曹志耘等(2000)
	開化	歇得□[e ²¹²]場		曹志耘等(2000)
	玉山	躲得□[xɔŋ ⁰]裡		曹志耘等(2000)
	龍游 塔石鎮	是格墻[dzie ²¹³ ka ³³ tā ⁵⁵] 是爾墻[dzie ²¹³ ŋ ³³ tā ⁵⁵]	是墻[dzie ²¹³ tā ⁵⁵]	王麗玲（個人交流）
	金華	俵末裡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浦江	是兒 ^ˊ 頭/是嗰頭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武義	落特 ^ˊ 裡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涇縣	當伊限兒/當某限兒	當	伍巍(1999)
閩語	永安	在外底 那裡	在	鄧享璋（個人交流）

表 1b. 部分官話方言甲類進行體標記ABC式

方言	基本式	刪略式	資料來源
棲霞	待乜兒/待這兒		劉翠香(2007)
莒縣	在那裡	在那 在	艾紅娟(2008)
臨沂	在那裡	在那 在	艾紅娟(2008)
牟平	在那裡	在那 在	艾紅娟(2008)
鶴壁	在這兒/那兒		左玉琰(2008)
漣水	蹲（那）塊	蹲塊	王健(2006)
阜寧	在（那）塊	在塊	王健(2006)
沭陽	擱（那）塊	擱塊	王健(2006)
濱海	在（那）塊	在塊	王健(2006)
灌南	蹲那[ton]		王健(2006)
東海	待（那） xər	待xər	王健(2006)
鹽都	蹲（那）塊	蹲塊	王健(2006)
安慶海口鎮	在那塊	在塊	筆者母語
樅陽	在那界	在界	王健(2006)
英山	在這裡/在那裡	在	項菊(2012)

另一方面，正因為這類ADC跟甲類ABC一樣，是一種語法化程度不高的進行體標記，在有些環境裡仍具有表達處所的功能，所以刪略成AC後有些方言仍保留了原初形式(ADC)所具有的「處所—進行體」的多功能性。也就是說，由基本式ADC（=甲類ABC）到刪略式AC，主要的演變是形式弱化，而非意義移變。

綜上所述，南方方言甲、乙、丙三類進行體標記中，甲類進行體標記ABC(=ADC)是原初形式，乙、丙兩類進行體標記是由甲類進行體標記ABC直接或間接刪略而來。

3.2 刪略類型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主張，包括吳閩方言「勒X」在內的乙類進行體標記，均源自一個包含指示語素D（相當於本文的B）的構式ADC。因為ADC等於前舉甲類ABC式進行體標記，因而也就意味著，本文上舉

乙、丙兩類進行體標記均直接或間接來自甲類體標記ABC的刪略。至於具體的刪略方式，已有很多學者做過討論（如巢宗祺1986；吳瑞文2011；蔡國妹2006；李小凡2014）。不過以往的研究由於主要關注吳閩方言AC式體標記的縮合或刪略，因而對不同方言進行體標記實際採取的刪略策略描述得並不全面。這裡關鍵的問題是要瞭解這種「刪略」的性質和特點。

「刪略」(ellipsis)指的是說話人（或寫作者）出於經濟、強調、風格等原因有意刪除句子或話語中某一（或某些）成分，被刪的成分對於所在結構的語義解釋和話語理解必不可少，可以通過考察語境而加以恢復。（參看Crystal 2008: 166；McArthur 1992: 344；Baker & Ellece 2011: 39）。刪略有不同的類別，其中有一類跟本文相關的刪略，叫做「詞彙刪略」(lexical ellipsis)。按照Popescu (2019: 115)的說法，詞彙刪略是指在一個公認的結構體(syntagm)中刪除其中的某個詞項。詞彙刪略的特點是其操作域通常是一個二項式(binomial)短語結構，此外，詞彙刪略的結果常會導致剩餘成分發生詞類改變和詞義變化(Popescu 2019: 115)。吳福祥(2023)把詞彙刪略的外延擴展到複合詞中成詞語素的刪略。在這樣的刪略裡，操作域通常是一個語法性複合詞而非詞彙性短語，刪除的成分是語素而非詞項，比如前舉紹興柯橋話處所近指詞「益=裡_{這裡}」刪除指示語素「益=」。因為這類刪略實例，既非典型的詞彙刪略（刪除的是詞項），亦非典型的「截短」(clipping)（截去的是音段），而且所刪成分和剩餘成分中至少有一項是成詞語素，因此吳福祥(2023)把這類刪略實例視為詞彙刪略一個特別的類。判斷這類詞彙刪略的類型，最重要的是找准其操作域，即刪略所針對的一個二元組合(binary combination)。二元組合可以是兩個詞項組成的短語（典型的詞彙刪略），如「在這裡」；也可以是兩個語素構成的複合詞（詞彙刪略的特例），如「這裡」；但「在這裡」中「在」和「這」並非二元組合。

據我們初步觀察，南方方言進行體標記的刪略，主要有下面兩種基本類型。

（一）類型一：以甲類進行體標記ABC整體為操作域進行刪略。這種刪略類型有兩種情形。第一，刪略介詞性語素A，ABC縮減為雙音形式BC（=乙類BC式）。比如績溪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是爾搭、是那搭」通常可以刪略為「爾搭、那搭」。例如：

(18) 徽語績溪

- a. 都麼仿時候了還是那搭看書都什麼時候了還在看書。
 b. 渠那搭吃飯他正在吃飯。 (趙日新2001:11-12)

第二，刪略處所性語素BC，甲類體標記ABC縮減為A(=丙類A式)。比如贛語安義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有基本式「勒個裡、勒許裡」和刪略式「勒」兩種交替形式：

(19) 贛語安義

- a. 我勒個裡吃飯，渠勒許裡洗手。
 b. 我勒吃飯，渠勒洗手。 (萬波1996:83)

(二) 類型二：以甲類體標記ABC中處所成分BC為操作域進行刪略。這種刪略也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刪略B，ABC縮減為雙音形式AC(=乙類AC式)。這是南方方言比較普遍的刪略策略。巢宗祺(1986:283)很早就指出吳語體標記「勒X」來自兩種不同的刪略：

蘇州無錫一帶方言裡的「勒_在」跟一個雙音節表處所的詞縮合成「勒X」時，略去這個表處所詞中的指示語素，例如常州話「該頭」略去「該」，由「勒」和「頭」結合。寧波、紹興方言裡縮合成「來X」，是丟掉了表處所詞中的方位語素，例如紹興話的「亨頭」丟掉「頭」，由「來」跟「亨」結合成「來亨」。¹⁰

按照巢先生的說法，蘇州和常州等地的體標記「勒裡」、「勒浪」、「勒海」、「勒篤」、「勒頭」源自基本式ABC的刪略，即刪除處所成分BC中指示性語素B，從而產生AC這種形式的體標記。這種刪略方式也廣泛見於其他南方方言。比如贛語吉水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有「去該裡」[tɕ^hie³¹⁻³³kai⁵¹²li²⁰]/去咕裡[tɕ^hie³¹⁻³³ku²⁴li²⁰]、「去裡」[tɕ^hie³¹⁻³³li²⁰]等形式，其中「去裡」[tɕ^hie³¹⁻³³li²⁰]是「去該裡」[tɕ^hie³¹⁻³³kai⁵¹²li²⁰]/去咕裡[tɕ^hie³¹⁻³³ku²⁴li²⁰]的刪略形式。例如：

(20) 贛語吉水

- a. 你又去該裡想，有咋個用哦你又在想，有什麼用呢！ | 渠儘是去咕裡話他一直
 直在說。

10. 紹興方言「勒X」的刪略方式，本文不同意巢宗祺(1986:283)這裡的分析，參見表4。

- b. 屋裡去裡落雨嘅，話還去裡落老家正在下雨，據說還一直在下。
(李桂蘭、吳福祥2018:203)

類型二的第二種情形是刪略C，甲類體標記ABC縮減為雙音形式AB（=乙類AB式），比如前面巢宗祺(1986)提到的寧波方言。這種刪略方式也見於吳語以外的方言，例如贛語永新方言的「在格墻[tɕ^{hie} ke⁵⁵ tɕ⁵³]」相當於北京話「在這裡」，可以有處所謂語、處所介詞短語和進行體標記等用法。當用作進行體標記時，「在格墻」可刪略為「在格[tɕ^{hie} ke⁵⁵]」。例如：

(21) 贛語永新

- a. 我在格墻想，唔要聲我正在想，別出聲。
b. 咧在格看書，在格睏不是在看書，在睡覺。 (龍安隆2016:80)

值得注意的是，類型二的刪略模式，無論是「ABC→AB」還是「ABC→AC」，通常還經歷了二次刪略過程，即由刪略產生的雙音形式AX（=乙類的AC或AB式），在部分南方方言裡進一步刪略為單音形式A或X（X=丙類C式或B式）。也就是說，這種以AX為操作域的二次刪略也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刪略AX中的X，產生單音形式A（=丙類A式）。這種刪略模式多見於北部吳語，也見於閩語、贛語、徽語等其他方言。比如蘇州方言的進行體標記「勒海[ləʔ hɛ]」可刪略為「勒[ləʔ]」（石汝杰1996:357）；寧波方言進行體標記「來該[lie²² keʔ⁵]」、「來的[lie²² tiʔ⁵]」可刪略為「來[lie²²]」（阮桂君2009）。閩語汕頭方言（施其生1996）的進行體標記「短塊[to⁵³⁻²⁴ ko²¹³⁻⁵⁵]」、「拿塊[na⁵³⁻²⁴ ko²¹³⁻⁵⁵]」、「放塊[paŋ²¹³⁻⁵⁵ ko²¹³⁻⁵⁵]」均可刪除方所語素「塊」（=X）而獲得單音形式「短[to⁵³⁻²⁴]」、「拿[na⁵³⁻²⁴]」、「放[paŋ²¹³⁻⁵⁵]」（=丙類A式）。

二次刪略的第二種情形是，刪除AX中的A，產生單音形式X（=丙類C式或B式）。這種刪略模式多見於南部吳語，也見於閩語等其他方言。比如溫州方言的進行體標記「著搭[zɿ ta]」可刪略為「搭[da, ta, la]」：

(22) 溫州方言

- a. 我著搭吃飯，<他>著搭洗手。
b. 我搭(la)吃飯，<他>搭(la)洗手。 (潘悟雲1996:254)

又如泉州方言的進行體標記「佇嘞[tu²² ləŋ⁰]」口語裡通常刪略為「嘞[ləŋ⁵]」：

(23) 泉州方言

- a. 厝裡佇嘞開會 屋裡正在開會。
 b. 外面嘞落雨，著帶雨傘。 (李如龍1996:195)

同樣，莆田方言的進行體標記「著即」、「著許」，口語裡也多用其刪略式「即」、「許」(=丙類B式)：

(24) 莆田方言

- a. 我著即食糜，伊著許洗手 我在吃飯，她在洗手。
 b. 我即吃糜，伊許洗手 我在吃飯，她在洗手。 (吳福祥、林碧虹2022)

綜上所述，南方方言處所結構式「[A[BC]]」在VP前演變為進行體標記後，很多方言裡作為進行體標記的甲類ABC式經過兩種基本的刪略模式而不斷縮減形式。第一種類型的刪略是以整個ABC為操作域，刪略其中的A或BC。這種刪略模式相對少見，主要見於少數徽語、贛語、吳語、湘語、客語以及官話，如表2所示。第二種類型的刪略是以甲類體標記ABC中BC為操作域，刪略其中的B或C，從而得到一個雙音形式AX(X=B或C)。這種刪略模式廣泛見於吳語、閩語、徽語、湘語、粵語、贛語、客語及官話，如表3和表4所示。¹¹另一方面，在具有第二種刪略類型的方言裡，有些方言還發生了二次刪略，即以雙音形式AX(X=B或C)為操作域，刪除其中的A或X。這種二次刪略主要見於吳語、閩語，也見於贛語、湘語及官話方言，如表5所示。

11. 我們說AB和AC式進行體標記源自甲類進行體標記ABC的刪略，這是就南方方言進行體標記形式演變的普遍規律而言的，理論上並不能完全排除下述兩種情形：第一，有些方言的進行體標記AB源自處所介詞與指示代詞的組合。在這類方言裡，「在」義處所介詞先與「這/那」義指示代詞組合成雙音節處所介詞短語（「在這/那」），然後該處所介詞短語語法化為進行體標記，從而產生AB式體標記。第二，在有些南方方言特別是吳語中，複合處所指示代詞（相當於普通話「這/那裡」）中方所後綴因為指示語素的刪略而演變為獨立的處所指示代詞（劉丹青2003b:258；Sheng 2015:125），如前舉紹興話的「益_{這裡}裡_{這裡}→裡」。在這種情形下，這個由方所後綴演變而來的處所指示代詞也有可能與處所介詞組成處所介詞短語，並進而語法化為進行體標記，從而產生AC式體標記。在上述兩種情形裡，AB和AC式體標記的產生都與甲類體標記ABC無關，也就是說，前者（AB和AC式體標記）並非刪自後者（甲類體標記ABC）。

表 2. 部分南方方言甲類進行體標記ABC刪除A或BC之後的形式

方言		進行體標記形式		資料來源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 BC	
湘語	邵東	在咯裡/在那裡	在	孫葉林(2008)
贛語	安義	勒個裡/勒許裡	勒	萬波(1996)
	吉安	在箇哩	在	裴足華(2020)
徽語	歙縣	在爾訥/在那訥	在	平田昌司(1998)
吳語	涇縣	當伊限兒/當某限兒	當	伍巍(1999)
官話	英山	在這裡/在那裡	在	項菊(2012)
客語	永定	在甲欸	甲欸	李小華(2014)
贛語	新幹		許得[ʰɛ .teʔ]	陳昌儀(2005)
	樟樹		許裡[ʰɛ .li]	陳昌儀(2005)
徽語	績溪	是爾搭/是那搭	爾搭 那搭	趙日新(2001)
	婺源	是個落[kɔ̌ ³⁵ lo ⁰]	個落[kɥ ³⁵ lo ⁰]	平田昌司(1998)

表 3. 部分方言進行體標記AB式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B	資料來源
吳語	寧波		來該[lie ²² kie ⁵³]/來的 [lie ²² tiʔ ⁵]	阮桂君(2009)；巢宗祺 (1986)
	東陽		是嘍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磐安		落嘍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閩語	莆仙		著即[tse ²³]/著許[he ²³]	蔡國妹(2006)
湘語	嶽陽榮家灣	呆箇裡	呆箇	彭蘭玉、郭格(2016)
	衡陽		在箇	彭蘭玉、郭格(2016)
	衡東		在箇	彭蘭玉、郭格(2016)
	汨羅	在個地/ 在伊地	在個/在伊	陳山青、施其生(2018)
徽語	黟縣		是那	平田昌司(1998)

表 3.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B	資料來源
贛語	永新	在格端/ 在幹頭	在格[tɕ ^{hi} ie ³⁵ ke ⁵⁵]/在幹 [tɕ ^{hi} ie ³⁵ k ⁵⁵]	龍安隆(2016)
	安福		去該	陳昌儀(2005)
	都昌	在裡得/ 在爾得	在爾	馮桂華、曹保平(2012)； (陳昌儀2005)
	耒陽		在那	彭蘭玉、郭格(2016)
	平江		落伊/羅咯	朱道明(2009)
官話	莒縣	在那裡	在那	艾紅娟(2008)
	臨沂	在那裡	在那	艾紅娟(2008)
	牟平	在那裡	在那	艾紅娟(2008)

表 4. 部分方言進行體標記AC式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C	資料來源
吳語	上海		辣海/辣辣	于根元 (1981)；徐 烈炯、邵敬 敏(1997)
	蘇州		勒海[ləʔ hɛ]/勒浪[ləʔ ¹¹ laŋ ⁴²²⁻³³]/勒裡[ləʔ ¹¹ li ³¹⁻³³]/勒 篤	巢宗祺 (1986)；石 汝杰(1996)
	常州		勒頭/勒釀/勒蕩/勒海	巢宗祺 (1986)；鄭 偉（個人交 流）
	常熟		勒俚/勒海/勒浪	袁丹(2008)
	富陽		勒裡/勒帶/勒底	盛益民、李 旭平(2018)
	海鹽		勒霍/落霍	胡明揚 (1996)

表 4.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C	資料來源
杭州		來東	游汝杰 (1996)；姜 淑珍(2021)
紹興		來埭[le ²² da ⁵⁵]/來動[le ²² doŋ ⁵⁵]/ 來亨[le ²² haŋ ⁵⁵]	陶寰(1996)
湯溪		是達[dzɿ ¹¹³⁻¹¹ da ¹¹³⁻⁰]/抓達 [tɕia ²⁴ da ¹¹³⁻⁰]/落達[lo ¹¹³⁻²⁴ da ¹¹³⁻⁰]	曹志耘 (1996a)
台州		在埭	丁健（個人 交流）
溫州		著搭[zɿ ta]	潘悟雲 (1996)
龍遊		是裡	曹志耘等 (2000)
龍游塔石鎮	在格墘	在墘	王麗玲（個 人交流）
遂昌		是盪	曹志耘等 (2000)
雲和		牢 ² 搭 ² /焉 ² 搭 ²	曹志耘等 (2000)
慶元		坐搭 ² /躲搭 ²	曹志耘等 (2000)
永康		倚奞兒	曹志耘、秋 谷裕幸 (2016)
當塗胡陽		來搭	鄭偉(2016)
高淳		來頭[le ³⁵ dei ¹¹]	謝留文 (2018)
閩語	福州	著（/夾/屈/住）吼[le ³]	陳澤平(1996; 1998)
	福清	著嘞	

表 4.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C	資料來源
福鼎		著嘞	林寒生 (2002)
壽寧		著嘞	林寒生 (2002)
寧德		著嘞	林寒生 (2002)
福安		著嘞	林寒生 (2002)
周寧		著嘞	林寒生 (2002)
永泰		著嘞	林寒生 (2002)
古田		著底[tyøʔ ⁵ i ⁰]	秋谷裕幸、 陳澤平 (2012)
泉州		佇嘞[tu ²² ləʔ ⁰]	李如龍 (1996)
惠安		佇咧[tu ⁴ leh ⁷]	陳偉蓉 (個 人交流)
廈門		在吼[ti ³ de ³]	施其生 (1985)
汕頭		短塊[to ⁵³⁻²⁴ ko ²¹³⁻⁵⁵]/拿塊 [na ⁵³⁻²⁴ ko ²¹³⁻⁵⁵]/放塊[paŋ ²¹³⁻⁵⁵ ko ²¹³⁻⁵⁵]/在塊[to ³⁵⁻²¹ ko ²¹³⁻²¹]	施其生 (1996)
漳州		佇咧[ti ³³⁻²¹ le ⁰]	林頌育 (2008)
雷州		在處[tu ³³ tsia ⁵⁵]	蔡葉青 (1993)
屯昌		住帶[ʔdu ³³ ʔde ³⁵]	錢奠香 (2002)
臺灣		佇咧[ti ³³⁻²¹ le ⁰]	林頌育 (2009)

表 4.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C	資料來源
	政和		到底[to ⁴² ti ²¹³]	語保平臺
	沙縣		在哩[tsai ²¹ li ⁰]	鄧享璋 (個人交流)
	建甌		到裡[tau ³³ ti ³³]	江潔(2015)
徽語	淳安		是裡	曹志耘 (1996b)
	遂安		是裡	曹志耘 (1996b)
粵語	香港		喺度[hei ³⁵ tou ²²]	Matthews & Yip (1994) ; 張雙慶 (1996)
	廣州		喺度[hei ³⁵ tou ²²]/喺處[hei ³⁵ sy ³³]	彭小川 (2003) ; 林華勇等 (2021)
東莞	莞城		喺度/喺處	陳郁芬 (2011a)
惠州	博羅		在□[ti ⁵⁵]	陳郁芬 (2011a)
佛山	高明		在度	陳郁芬 (2011a)
肇慶			響度/喺度	林華勇等 (2021)
肇慶	廣寧		度哩[tu ³³ lei ⁵⁵]	陳郁芬 (2011a)
肇慶	德慶	在個度	在度	陳郁芬 (2011a)
肇慶	四會		喺□[lei ⁵²]	陳郁芬 (2011a)

表 4.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C	資料來源
肇慶	封開		在度/地[i ⁵⁵]	陳郁芬 (2011a)
江門	江海		喺址	陳郁芬 (2011a)
江門	開平		到□[k ^h uoi ¹¹⁻³⁵]	陳郁芬 (2011a)
	新會		喺址[hai ³⁵ tsi ³⁵]	林華勇等 (2021)
雲浮	羅定		在度	陳郁芬 (2011a)
雲浮	新興		在度	陳郁芬 (2011a)
雲浮	雲安		跟度	陳郁芬 (2011a)
陽江			系呢 ⁼	林華勇等 (2021)
陽江	陽東		在□[koi ²¹]	陳郁芬 (2011a)
陽江	陽春	在果處	在處	陳郁芬 (2011a)
陽江	陽西		在處	陳郁芬 (2011a)
茂名	茂南		在幾 ⁼	陳郁芬 (2011a)
茂名	信宜		在幾 ⁼ [kei ³⁵]	陳郁芬 (2011a)
茂名	電白		在□[nai ⁵⁵]	陳郁芬 (2011a)
高州			在舉 ⁼ [ts'ɔi ¹³ kui ³⁵]/在己 [ts'ɔi ¹³ kei ³⁵]	林華勇等 (2021)

表 4.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C	資料來源
湛江	坡頭		在□[kin ²⁴]	陳郁芬 (2011a)
廉江			在呢[nei ⁵⁵]/在幾[kei ²⁵]	林華勇 (2014)
吳川		在個幾	在幾	易軒(2015)
清遠	連山		在□[loi ³⁵]	陳郁芬 (2011a)
清遠	英德		在□[kei ³³]	陳郁芬 (2011a)
	南寧		喺啲	林亦、覃鳳 餘(2008)
	欽州		在（/跟）□tit ⁵⁵	林華勇等 (2021)
湘語	益陽	在咯裡/在哦 裡	在裡	夏俐萍 (2020)
	漣源 _{六畝塘}	害噃哩 [hæ ²¹⁻² ɿ ³² li ⁰]	害哩[hæ ²¹⁻² li ⁰]	伍巍、李立 林(2009)
	洞口 _{黃橋}	拉箇裡/拉岸 裡	拉裡	彭蘭玉、郭 格(2016)
贛語	吉水	去該裡/去咕 裡	去裡	李桂蘭、吳 福祥(2018)
	南昌 _{蔣巷}	來個裡/來許 裡	來裡	李桂蘭、吳 福祥(2018)
	宜豐		在□[ta]	陳昌儀 (2005)
	上高		在塊	羅榮華 (2013)
	樟樹		在裡	羅榮華 (2013)

表 4. (續上表)

方言		基本式 ABC	刪略式 AC	資料來源
客語	攸縣		在裡	彭蘭玉、郭格(2016)
	大冶		在裡	汪國勝(1994)
	會昌		得底	陳昌儀(2005)
	梅縣		□□[ho ⁵ e ⁴]	陳郁芬(2011b)
	五華		□□[tɔk ⁵ e ³¹]	李芳(2012)
	興化		在下	王健(2006)
	泰州		在下	王健(2006)
	東台		在下	王健(2006)
	南通		賴下	王健(2006)
	漣水	蹲那塊	蹲塊	王健(2006)
官話	阜寧	在那塊	在塊	王健(2006)
	沭陽	擱那塊	擱塊	王健(2006)
	濱海	在那塊	在塊	王健(2006)
	鹽都	蹲那塊	蹲塊	王健(2006)
	樅陽	在那界	在界	王健(2006)
	安慶	海口鎮	在塊	筆者母語
	仙桃		在裡	汪國勝(1999)

表 5. 部分方言進行體標記AX的刪略式 (X=B或C)

方言	進行體標記形式		資料來源
	基本式	刪略式	
	AX (=AB/AC)	A X (=B/C)	
上海	辣海/辣辣	辣	于根元(1981)；徐烈炯、邵敬敏(1997)
蘇州	勒海	勒	石汝杰(1996)
杭州	來東	來	游汝杰(1996)；姜淑珍(2021)
寧波	來該[lie ²² ke ⁵]/來的[lie ²² ti ⁵]	來[lie ²²]	阮桂君(2009)；巢宗祺(1986)
海鹽	勒霍/落霍	勒 落	胡明揚(1996)
台州	在埕	在	丁健（個人交流）
龍遊	是裡	是	曹志耘等(2000)
遂昌	是盪	是	曹志耘等(2000)
雲和	焉=搭=	焉=	曹志耘等(2000)
汕頭	短塊/拿塊/放塊	短/拿/放	施其生(1996)
雷州	在處	在	蔡葉青(1993)
衡陽	在箇	在	彭蘭玉、郭格(2016)
吉水	去裡	去	李桂蘭、吳福祥(2018)
南昌 _{蔣巷}	來裡	來	李桂蘭、吳福祥(2018)
上高	在塊	在	羅榮華(2013)
宜豐	在塊	在	羅榮華(2013)
樟樹	在裡	在	羅榮華(2013)
石城 _{龍崗}	tɕi ⁴⁵³ ka ²⁴	tɕi ⁴⁵³	曾毅平(1998)
仙桃	在裡	在	汪國勝(1999)
安慶 _{海口鎮}	在塊	在	筆者母語

表 5. (續上表)

方言	進行體標記形式			資料來源
	基本式	刪略式		
	AX (=AB/AC)	A	X (=B/C)	
莒縣	在那	在		艾紅娟(2008)
臨沂	在那	在		艾紅娟(2008)
牟平	在那	在		艾紅娟(2008)
常熟	勒海/勒浪		海/浪	袁丹(2008)
富陽	勒帶/勒底/勒裡		帶/底	盛益民、李旭平 (2018)
湯溪	是達/抓達/落達		達	曹志耘(1996a)
溫州	著搭		搭	潘悟雲(1996)
福州	著吼		吼	陳澤平(1998)；鄭 懿德(1996)
廈門	在吼		吼	施其生(1985)
泉州	佇嘞		嘞	李如龍(1996)
漳州	佇咧		咧	林頌育(2008)
莆仙	著即/著許		即/許	蔡國妹(2006)
臺灣	佇咧		咧	林頌育(2009)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把南方方言裡三類進行體標記的演變關係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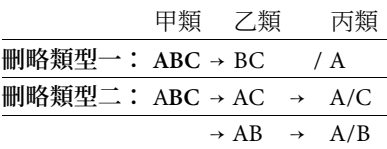


圖 1. 南方方言進行體標記的形式演變

圖 1中丙類標記的刪略模式有兩點需要說明。

第一，丙類進行體標記A式涉及兩類刪略策略：類型一的第二種刪略和類型二的二次刪略，那麼面對一個特定方言的A式進行體標記，我們如何判定其刪略類型呢？如前所述，這兩類刪略的主要區別是操作域不同：前者（即類型一的第二種刪略）的操作域是ABC，刪除的是BC；後者（即類型二的二次刪略）的操作域是AX，刪除的是X（X=B/C）。因此，在具有類型一的第二種刪略模式的方言裡，其丙類A式體標記往往與甲類體標記ABC共存，比如前引安義方言的「勒」和「勒個裡」；另一方面，在具有類型二的二次刪略模式的方言裡，其丙類A式體標記往往跟雙音節體標記AX共存，比如前述吉水方言的「去」和「去裡」（李桂蘭、吳福祥2018:203）。因此，在某個具有A式體標記的方言裡，如果只有甲類體標記ABC這種交替形式，則其A類標記無疑源自類型一的刪略模式；反之，如果只有乙類體標記AX（X=B/C）這種交替形式，則其A類標記通常源自類型二的二次刪略；此外，如果同時具有甲類體標記ABC和乙類體標記AX（X=B/C）兩種交替形式而且乙類更常用，則其A類標記源自類型二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丙類B、C兩式體標記，理論上也有可能源自類型一的二次刪略，即類似績溪方言「爾/那搭」和永定方言「甲欸」這樣的BC式體標記，二次刪略成丙類的B/C式，但實際上在我們所見到的材料裡並沒有發現這樣的刪略實例。原因很可能是BC式體標記原本在方言裡就很少見，而且語法化程度和使用頻率也不是很高。

4. 南方方言進行體標記演化的類型學蘊含

4.1 其他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

跨語言的研究顯示，世界上很多語言的進行體結構式跟漢語南方方言一樣，也源於處所結構式（參看Anderson 1973; Welmers 1973; Blansitt 1975; Comrie 1976; Lyons 1977; Traugott 1978; Claudi & Heine 1986; Marchese 1986; Dik 1987; Heine et al. 1991; Heine 1994, 2003; Bybee & Dahl 1989; Bybee et al. 1994; Bertinetto et al. 2000; Ebert 2000; Tröbs 2004）。在這類結構式中，進行體標記的語源相當於「在」義的處所動詞（「be at/in/on」）或處所介詞（「at/in/on」），而表達活動的謂語通常是動詞的名詞化形式（動名詞、分詞、不定式或動詞性名詞（verbal noun））。這種進行體結構式廣泛見於歐洲（凱爾特語族及日爾曼語

族)、非洲(克魯(Kru)、克瓦(Kwa)及曼德(Mande)諸語族)和亞洲(東南亞語言)。例如：

(25) 德語

Ich bin am lesen.

1SG COP on:DEF read:INF

‘I am reading.’

(Smith 2007: 224)

(26) 瑞士德語 Züritütsch

Si isch am choche.

3SG COP in/at:DEF cook:PTCP

‘She is cooking.’

(Ebert 2000: 608)

(27) 荷蘭語

Peter is aan het zwemmen.

Peter COP at DEF swim:INF

‘Peter is swimming.’

(Bertinetto et al. 2000: 522)

(28) 冰島語

Hún er að vinna.

3SG COP at/to work:INF

‘She is working.’

(Bertinetto et al. 2000: 522)

(29) 北弗裡西亞語 Fering-Öömrang

Hat as uun ’t köögin

3SG COP in/at= DEF cook:PTCP

‘She is cooking.’

(Ebert 2000: 608)

(30) 西弗裡西亞語 Frysk

Hja is aan ’t iten-sieden

3SG COP in/at= DEF cook:PTCP

‘She is cooking.’

(Ebert 2000: 608)

(31) 威爾士語

mae ’r dyn yn gweld y ci

COP DEF man in see:PTCP DEF dog

‘The man is seeing the dog.’

(Dik 1987: 65)

(32) 愛爾蘭語

tá sé ag dui

COP 3SG at go:PTCP

‘He is going.’

(Comrie 1976: 39)

(33) 蘇格蘭蓋爾語 Scots Gaelic

tha e a’ seinn

COP 3SG at sing:PTCP

‘He is singing, he sings.’

(Comrie 1976: 100)

- (34) 義大利語
Lei sta a lavorare.
 3SG COP at work:INF
 ‘She is working.’ (Bertinetto et al. 2000: 522)
- (35) Godié
ɔ̃ kù ɓli-da
 3SG be.at sing-place
 ‘He is singing.’ (Bybee & Dahl 1989: 78)
- (36) Kuwaa
wɔ̃ de namu nu sia
 3SG be.at walk NOM slowly
 ‘He is walking slowly.’ (Marchese 1986: 66)
- (37) 伊博語 Igbo
ọ́ nà àgá
 3SG in go
 ‘He is going, he (habitually) goes.’ (Comrie 1976: 101)
- (38) 約魯巴語
ó ń lọ
 3SG in go
 ‘He is going.’ (Lit. ‘he in go’) (Comrie 1976: 101)
- (39) 埃維語 Ewe
me-le yi-yi dzí
 1SG-be.at go: INF on
 ‘I am going.’ (‘I am on (top of) going.’) (Claudi & Heine 1986: 320)
- (40) Mandinka
músoo-lu be tabi-ro la.
 woman:DEF-PL be.at cook-NOM.DEF PP
 ‘The women are cooking.’ (Tröbs 2004: 132)
- (41) 埃及語
sw hr sɔ̃dm
 3SG on hear:INF
 ‘He is hearing.’ (Haspelmath 2015: 122)

(42) 載瓦語

- a. 處所動詞： *naŋ⁵¹ jum⁵¹ ma⁵⁵ khá⁵⁵ nam⁵¹ ŋji⁵¹ le⁵¹.*
 你 家 結構助詞 什麼時候 在 助詞
 你什麼時候在家？
- b. 進行體標記： *ŋa⁵⁵ na⁵⁵ lai²¹ ka⁵⁵ ka⁵⁵ ŋji⁵¹ ʒa⁵⁵.*
 我的 姐姐 字 寫 助動詞 語氣助詞
 我姐姐正在寫字。 (徐悉艱、徐桂珍1984: 85, 138)

(43) 景頗語

- a. 處所動詞： *ŋ³¹ nan³³ ai³³ ko³¹ sə⁰ poi⁵⁵ tha³¹ ŋa³¹*
 新 名詞化 語氣助詞 桌子 結構助詞 在
ai³³.
 語尾助詞
 新的在桌子上。
- b. 進行體標記： *khan⁵⁵ the³³ ʃi³¹ lai³¹ ka³³ thi⁵⁵ ŋa³¹ ma³¹ ai³³.*
 他們 報紙 讀 在 語尾助詞
 他們正在讀報紙。 (劉璐1984: 85; 37)

(44) 緬甸語

- a. 處所動詞： *θu ʔeĩ nei te.*
 3SG house be.at PTCL
 ‘He is at home.’
- b. 進行體標記： *θu zə gâ pyô nei te.*
 3SG word:PL speak be.at PTCL
 ‘He is speaking.’ (Matisoff 1991: 416)

(45) 泰語

- a. 處所動詞： *Khun phôɔ maj jùu baan.*
 HON father NEG be.at home
 ‘Father is not at home.’
- b. 進行體標記： *Khǎw rian phasǎa ʔaŋrit jùu.*
 3SG study language English be.at
 ‘He is still studying English.’ (Matisoff 1991: 416)

(46) 老撾語

- a. 處所動詞： *man² juu¹ talaat⁵.*
 3SG.B be.at market
 ‘He is at the market.’
- b. 處所介詞： *phen¹ lùaj¹ maj⁴ juu¹ vat^{1.12}.*
 3SG.P saw wood be.at temple
 ‘He is sawing wood at the temple.’

c. 進行體標記： *phen¹ lin⁵ pha⁴ juu¹.*

3SG.P play card:PL CONT

'He is playing cards (at the moment).'

(Enfield 2007: 186, 187, 391)

也有語言採用處所後置詞加在謂語動詞之後表達進行體。譬如Comrie (1976:100)提到格魯吉亞語的某些方言有一種迂說式將來時進行體結構式(periphrastic future progressive)，即「動名詞形式+後置詞- *ši* 'in'+動詞be的將來時形式」：

(47) 格魯吉亞語

Soso čera-ši ikneba

Soso write:PTCP-in COP.FUT

'Soso will be writing.'

(Comrie 1976:100)

為什麼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世界語言中如此普遍？為什麼人類語言的進行體結構式普遍源自處所結構式？Anderson (1973:5)的「方所主義理論」(the localist theory of aspect)認為，體範疇和處所結構之間具有一種自然的語義關係，語言中各種體的區別可被解釋為主要涉及方位和方向的概念，比如進行體是斷言主要動詞表達的事件在特定時刻所在的位置，進行體形式的底層結構應被分析為一種處所結構或者包含處所表達式。

Bybee et al. (1994)也持與Anderson (1973)類似的看法，認為進行體的原初意義是「主體處於做某事的過程之中」，其功能是給出特定主體（施事）在某個活動中的位置。既然進行體的本質特徵是給施事定位，那麼進行體結構式中主要動詞表達的活動必然是顯性的，並且有一個特定的位置。Anderson (1973)以及Bybee & Dahl (1989:79)甚至推斷，假如處所意義按廣義的理解包含姿勢（「站、坐、躺」等）和位移（「來、去」等），那麼它極有可能是人類語言進行體標記最主要的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

Heine (1994: 269, 274; 2003)也認為處所結構式是進行體標記最重要的來源，但不認為是唯一來源。他主張人類語言進行體結構式普遍源自五個具有認知框架性質的「命題結構」(propositional structures)，其中處所命題結構「X is at Y」是最主要的來源。

12. Enfield (2007:187) 將此例的 *juu¹* 視為處所動詞，但本文分析為處所介詞。

由此可見，進行體標記源於處所結構式，乃是人類語言的普遍特徵，並非漢語獨具的特點。但這並非問題的全部。跨語言的考察發現，儘管漢語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語源上並無特別之處，但其語法化的語義機制及演變類型確有顯著特點。

4.2 兩種不同的語義機制：隱喻操作與轉喻操作

4.2.1 隱喻操作

很多學者主張，人類語言裡處所結構式演變為進行體標記，概念隱喻是其語義演變的主要機制 (Heine 1994, 2003; Dik 1987; Comrie 1976; Lyons 1977: 719; Claudi & Heine 1985, 1986; Heine et al. 1991; Mortier 2008)。最早對此進行明確闡發的應是 Comrie (1976: 102)：

現在必須對處所結構和進行體之間這種關係的可能原因給予一些關注。這種關係的線索可見於英語 *to be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something*（「在做某事的過程之中」）或者 *to be in progress*（「在進行中」）這樣的表達。在這類表達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可以通過將整個情狀視為空間來指稱某個過程的一個實例，而將情狀的某個特定的點稱作「處在」該情狀之內是非常自然的。因此，實際上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能從空間轉換到時間，而語言已經很容易地做到將原先的處所介詞等用作時間介詞了，例如「在桌子上」、「在星期五」。

Comrie (1976: 102) 的意思是說，為了表達某個正在進行的事件，我們可以把整個情狀視為一個空間物體，而將作為該情狀一個特例的個體事件看成居於該情狀之內的一個特定的點。比方說，為了表達「小王在寫信」這個正在進行的事件，我們可以把「寫信」這一整個情狀視為一個空間，而將「小王寫信」這一個體事件看成位於「寫信」這一空間內的一個特定的點。基於這種分析的隱喻圖式可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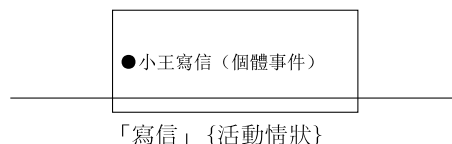


圖 2. Comrie 的隱喻圖式（基於 Comrie 1976: 102）

「寫信」這個情狀是一個包含**開始**、**持續**和**結束**等不同時間結構的完整過程，而「小王在寫信」則意味著「小王寫信」這一事件業已開始但尚未結束，所以居於「寫信」這一情狀之中。

相比較而言，Claudi & Heine (1986:308)對上述隱喻過程的解釋似更簡明：處所構式演變為進行體構式，背後的隱喻操作是將一個過程情狀概念化為空間物體。他們認為這種演變過程涉及「A PROCESS IS SPACE（過程是空間）」這樣的概念隱喻，在這個隱喻模式中，活動情狀被概念化為一種空間結構式。按照Claudi & Heine (1986:308)這種說法，為了表達「小王在寫信」這個正在進行的事件，我們可以把「寫信」這個活動情狀看成一個空間，將「小王在寫信」理解成「小王在寫信之中」，然後用「小王在家中」這樣的處所構式來表達這個進行體事件。基於這種分析的隱喻圖式可如圖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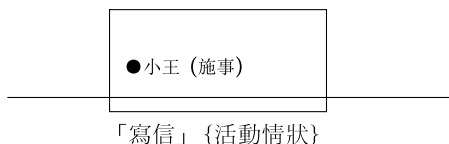


圖3. Claudi & Heine的隱喻圖式（基於Claudi & Heine 1986:308）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過程是空間」的隱喻解釋確實可以從一些語言處所結構式與進行體結構式的高度同構中得到強有力的支持。試比較：

(48) 德語

- a. *Er ist am Bahnhof*
3SG COP.3SG at:DEF station
'He is at the Station.'
- b. *Er ist am Arbeiten*
3SG COP.3SG at:DEF work:INF
'He is working.'

(Claudi 1988:65)

(49) Godié

- a. *ɔ̃ kù sūkú.*
3SG be.at school
'He is at school.'

- b. 5 kù 6h-dΛ.
3SG be.at sing-place
'He is singing.'

(Marchese 1986: 63)

(50) 埃維語

- a. me-le tó dzí
1SG-COP mountain on
'I am on the mountain.'

- b. me-le yi-yi dzí
1SG-COP go:PTCP on
'I am on the going.'

(Dik 1987: 67)

(51) Məgəfin

- a. a be boŋɛ tɔ.
3SG be.at house:DEF PP
'She is in the house.'

- b. muse be sebe-re tɔ.
woman:DEF be.at write-NOM.DEF PP
'The woman is writing.' (Lit. 'The woman is in the writing.')

(Tröbs 2004: 128)

(52) Maninka

- a. à yé bón lá.
3SG be.at house at
'He is in the house.'

- b. à yé nà lá.
3SG PROG come PROG
'He is coming.'

(Kuteva et al. 2019: 130)

上面的(48–52)中，a是處所結構式，b是進行體結構式，二者在形態句法上高度平行，具有相同的處所命題結構「X is at Y」。由a到b的演變，其實就是處所命題結構「X is at Y」由處所結構式隱喻地擴展到進行體結構式。

比較圖2和圖3可以看出，Comrie (1976: 102)和Claudi & Heine (1986: 308)對於從處所結構式到進行體結構式的隱喻分析，主要的差別是二者對被定位的對象（凸體figure）X看法有所不同。Comrie (1976: 102)認為，被定位者是作為特定情狀一個特例的個體事件，Claudi & Heine (1986: 308)則主張被定位者是參與特定情狀的施事。但二者的共同點是都主張這個概念隱喻最顯著的特點是將活動情狀概念化為空間物體。

將處所結構式到進行體結構式的演變視為一種隱喻過程，在形態句法上的一個重要證據是，很多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中，表達活動的謂語（主要動詞）語法上被編碼為名詞化的動詞（名詞性動詞）甚至是典型的名詞。前者如(25–36)，後者如(53)：

(53) 埃維語

é -le dɔ gbɔ

3SG(.F) -be.at work at

‘S/he is working.’

(Claudi & Heine 1986: 308)

考察發現，很多具有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的語言對該結構式中謂語動詞名詞化的運作，除了將其編碼為動名詞、分詞或動詞不定式外，還使用下列形態句法手段。

i. 謂語動詞上加定指標記，或前加定冠詞，或後加定指後綴。例如：

(54) 德語

Der mann ist am lesen.

DEF man COP at:DEF read:PTCP

‘The man is reading.’

(Killie 2008: 71)

(55) 荷蘭語

De man is aan het lezen.

DEF man COP at DEF read:PTCP

‘The man is reading.’

(Killie 2008: 71)

(56) Mandinka

yiroo be bôyoo la

tree: DEF be.at fall:PTCP.DEF PP

‘The tree is falling.’

(Tröbs 2004: 140)

(57) Bambara of Segu

músá bí bááráá lá.

M. be.at work: PTCP.DEF PP

‘Musa is working.’

(Tröbs 2004: 145)

ii. 謂語動詞後加處所後置詞：

(58) Godié

ɔ kv suká ɓli dɔ

3SG be.at rice pound place

‘She is pounding rice.’

(Claudi 1988: 57)

(59) 埃維語

- a. *é -le dɔ wɔ́-wo dʒí*
 3SG -be.at work do:PTCP on
 ‘He is working.’
- b. *mié -le dɔ wɔ́-wɔ́ ɲú*
 1PL -be.at work do:PTCP outside
 ‘We are working.’

(Claudi & Heine 1986: 308)

iii. 謂語動詞後加名詞化標記：

(60) Bassa

- ɔ̀ nì kùà nyuɛ́ɲ*
 3SG be.at work do:NOM
 ‘He is working.’

(Claudi 1988: 57)

(61) Krah̃n

- ɔ̀ nɛ kɔɔ̃ dũ lá*
 3SG.F be.at rice pound NOM
 ‘She is pounding rice.’

(Marchese 1986: 64)

(62) Wobé

- é ne-ɛ dɛ di á*
 1SG COP-at:DECL thing eat NOM
 ‘I am eating.’

(Marchese 1986: 64)

(63) Dewoin

- ɔ̀ nī sáyè pī ná*
 3SG be.at meat cook NOM
 ‘He is cooking meat.’

(Marchese 1986: 64)

(64) Nyabwa

- ɔ̀ nī-é-è kɔ̀bù po namó*
 3SG COP-at-DECL.SUF rice throw NOM
 ‘He is planting rice.’

(Marchese 1986: 64)

(65) Bassa

- ɔ̀ nū mɔ̀ di-ɛ*
 3SG be.at rice eat-NOM
 ‘He is eating.’

(Marchese 1986: 64)

(66) Maninka

- à yé tíbì-li lá.*
 3SG be.at cook-NOM PP
 ‘She is cooking.’

(Tröbs 2004: 132)

iv. 謂語動詞重疊：¹³

(67) 埃維語

- a. *Kofí dzó*
Kofi leave
'Kofi left.'
- b. *Kofí le dzo-dzó-m*
Kofi PROG leave-leave-PROG
'Kofi is leaving.'

(Heine 1994: 260)

在有些語言裡，如果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中謂語動詞帶有賓語，那麼通常採用下列策略來幫助將動賓結構變成名詞化形式。

i. 賓語併入：

(68) 德語

Eine Frau ist am Klavierspielen.
INDEF lady COP at:DEF piano-play
'A lady is playing the piano.'

(Behrens et al. 2013: 100)

(69) 荷蘭語

Een meisje is aan het pianospelen
INDEF girl COP at DEF piano-play
'A girl is playing the piano.'

(Behrens et al. 2013: 103)

(70) Frysk

Hja is oan't jirpel-skilen.
3SG COP in/at=DEF potato(:PL)-peel:PTCP
'She is peeling potatoes.'

(Ebert 2000: 610)

(71) FerÖöm

Hat as uun't eerdaapler-skelin.
3SG COP at/in=DEF potato(:PL)-peel:PTCP
'She is peeling potatoes.'

(Ebert 2000: 610)

(72) 低地德語

Se is an't kartiifelschelen.
3SG.F COP at=DEF potato-peel:PTCP
'She is peeling potatoes.'

(Ebert 2000: 633)

13. 據 Heine (1994: 261)，埃維語中不及物動詞要變成名詞化形式，需要重疊並帶上尾音節漂浮性高調(final floating high tone)。比如不及物動詞 *dzo* 'to leave' 的名詞化形式是 *dzo-dzó* 'the leaving'。

ii. 賓語前置：

- (73) 荷蘭語
Jan was een brief aan het schrijven
 Jan COP:PST INDEF letter at DEF write:INF
 ‘Jan was writing a letter.’ (Boogaart 1991: 1)
- (74) 賓夕法尼亞德語
ar is am brif shraiwe
 3SG COP at:DEF letter write:INF
 ‘He is writing a letter.’ (Ebert 2000: 634)
- (75) Godié
ɔ kù suká dɛ dɔ
 3SG.F be.at rice cut place
 ‘She is cutting rice.’ (Marchese 1986: 65)
- (76) Wobé
é ne-ε dε di á
 1SG COP-at:DECL thing eat NOM
 ‘I am eating.’ (Marchese 1986: 64)
- (77) 埃維語
Kofí le xɔ tu-m
 Kofi PROG house build-PROG
 ‘Kofi is building a house.’ (Heine 1994: 260)
- (78) Koranko
múse yé fâne kú-la
 woman be.at cloth wash-vs
 ‘The woman is doing the washing.’ (Tröbs 2004: 138)

iii. 賓語編碼為屬格：

- (79) 愛爾蘭語
tá sé ag dunadh an dorais
 COP 3SG at shut:PTCP DEF of.door
 ‘He is shutting the door.’ (Ard 1979: 124; Dillon & Cróinín 1961: 168)
- (80) 蘇格蘭蓋爾語 Scots Gaelic
tha e 'gam bhualadh
 COP 3SG at:1SG.GEN hit
 ‘He is hitting, hits me.’ (Comrie 1976: 100)

有些語言為了將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中謂語編碼為名詞性動詞，甚至同時採用多種名詞化手段。例如：

(81) Mandinka

jâloo be bala-kosoo la.
 griot:DEF be.at xylophone-play:PTCP.DEF PP
 'The griot is playing the xylophone.'

(Tröbs 2004: 141)

(82) Mandinka

mùsoo-lu be tabi-ro la.
 woman:DEF-PL be.at cook-NOM.DEF PP
 'The women are cooking.'

(Tröbs 2004: 141)

從以上的舉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這類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形態句法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表達活動的謂語被編碼為名詞化形式，實際上是一種受「處所動詞」(be at/in/on)或「處所介詞」(at/in/on)管轄(govern)的處所補足語(locative complements)(Heine et al. 1991: 117)。可見，這種名詞化的形態句法操作顯然是「從空間到活動」這種概念隱喻以及「從處所到進行體」這種語義演變的一種語法後果。¹⁴

Anderson (1973: 20–21, 25)甚至認為，很多語言進行體結構式中類似英語-ing的主要動詞後綴都是動詞的名詞化後綴，「主要動詞」都是名詞性成分，即使結構式中不包含任何「在」義的處所標記。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英語進行體結構式「be+V-ing」。Bolinger (1971: 246–247)列舉多方面句法證據證明，當代英語進行體結構式中「V-ing」其實是個狀語性名詞成分(adverbial nominal)：一個被刪去介詞的介詞短語。而這一基於共時分析的斷言正好得到英語歷史語法的證明：很多研究表明，現代英語進行體結構式的前身正是早期中古英語的「be+介詞結構」(「be an V-ing」，an即現代英語的on) (Jespersen 2007[1933]; Comrie 1975: 90, 1976: 98; Lyons 1977: 719; Bybee et al. 1994; Smith 2007: 206)。(83)是目前所知英語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最早的可靠例證：

(83) 中古英語

and hii funde þane king; þar he was an hontyng.
 'and they found the king where he was hunting'

(Layamon) (Smith 2007: 206)

14. (37)、(38)所引的非洲伊博語和約魯巴語以及(42–46)所引的東南亞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中，表達活動的謂語動詞並沒有被編碼為非定式形式，也沒有後加定指標記或方所後綴(/後置詞)。這種情形或許是因為相關語言缺少動詞的非定式範疇、名詞的定指標記以及方所後綴(/後置詞)，或者是這些範疇的使用受到限制。因為這些語言中進行體標記的語源是處所動詞/附置詞而非處所介詞結構，我們仍主張其語法化(處所動詞/附置詞>進行體標記)的語義機制是概念隱喻。

後來，由於處所介詞 *an* 發生弱化並最終脫落 (*an* > *a* > $\emptyset$)，英語進行體結構式逐漸演變為「be+V-ing」：「be *an* V-ing > be *a* V-ing > be V-ing」(*was an hontyng* > *was a' hunting* > *was hunting*)。

綜上所述，世界上很多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結構式，其語法化的語義機制是概念隱喻，即將某個特定的活動情狀概念化為空間物體，從而將「X is at Y」這種認知框架（處所命題結構）由處所表達式隱喻地擴展到進行體表達式。這種隱喻操作在句法上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進行體結構式中的「主要動詞」（謂語動詞）通過各種名詞化操作被編碼為名詞性動詞。

其實，將活動情狀概念化為空間物體來表達進行體，這種隱喻操作也見於漢語。比如漢語方位詞「中」的基本功能是加在一個名詞性成分之後來給特定實體進行空間定位，如「老虎在森林中」；但方位詞「中」也用來表示活動正在進行，例如「球賽在進行中」、「劇本正在寫作中」（呂叔湘1999:685）。顯然，「中」由指示實體的空間方位到表達事件的正在進行，是一種典型的概念隱喻。

4.2.2 轉喻操作

跟上述其他語言的進行體標記演化的語義機制不同，漢語由處所介詞結構演變而來的進行體標記ABC（字面義是「在這/那裡」），其語法化的語義機制是轉喻而非隱喻。

言談交際中，當特定時刻（尤其說話時刻）說話人說出「某人在某處做某事」這樣的句子時，往往有「某人**此刻**正在某處做某事」這樣的含義。例如：

(84) 甲：孩子呢？

乙：她在房裡看書。

聽話人在聽到「她在房裡看書」這句話時，他會理解成「她**此刻**正在房裡看書」。「她此刻正在房裡看書」和「她在房裡看書」兩種意義相關，二者在概念上是一種轉喻關係。因為「她此刻正在房裡看書」衍推「她在房裡看書」，所以這句話的含義比字面義信息量大 (informative)。但含義中「此刻正在」的意思並不是這句話本身負載的，而是聽話人基於句子的字面意義和言談語境（說話時刻的時間指稱）推理出來的，而且是可以取消的（詳下），所以是一種語用含義。

我們說「她在房裡看書」這樣的句子具有表達進行體的功能，還有兩個方面的證據。第一，它可以用來回答一個包含進行體結構式的問句：

- (85) 甲：孩子在幹嘛？
乙：她在房裡看書。

第二，在一個表達進行體的句子中，如果含有「在+處所成分」這樣的處所介詞結構，那麼普通話以及絕大多數方言不再允准VP前出現進行體標記。例如：

- (86) a. 她在看書。
b. 她在房裡看書。
c. *她在房裡在看書。
d. *她在在房裡看書。

也許正因為如此，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她在房裡看書」這樣的句子裡，「在」同時具有處所介詞和進行體標記兩種意義，是兩種「在」的合體。¹⁵比如陳重瑜(Chen 1978:82, 1983:244-245)認為，在「她在客廳裡哭」這樣的句子中，「在」是處所介詞「在」和進行體標記「在」的合體，即：「她在客廳裡+她在哭」(X+在+處所+在+動+Y)。因為介詞短語「在+處所」在前，體標記「在」在後，其間有處所詞相隔，所以是一種「遠距離合體」(distant haplology)。陳先生的結構分析可圖示如下：

- (87) X 在 + 處所+在+動詞+ Y (X為主語NP, Y為賓語NP)
- 

范繼淹(1982:75)認同陳重瑜(Chen 1978)的「在」字合體說，但不贊成其「遠距離合體」的結構分析。范先生主張「他在裡屋看書」這樣的句子是由「副+動」和「介+處所」構成的「副+介+處所+動」序列。副、介同形相連，語音上自然合併，句法上形成合體。即一個「在」字身兼二任，既有副詞功能，又有介詞功能。范先生的分析可圖示如下：

15. Xiao & McEnery (2004:206)、朴正九等(2019:37)也認為「劉妻在睡房裡洗澡」、「他在客廳裡看電視」這類句子中「在」同時兼有處所介詞和進行體標記兩種功能，儘管他們並沒有主張「在」字合體說。

(88) 他在看書+在裡屋 => 他在在裡屋看書 => 他在裡屋看書



我們認為這種「在」字合體說不能成立。首先，理論上任何一個多功能語素在特定的句法環境中只能實現一種功能，不可能同時具有兩種功能，除非是累加性語素(cumulative morpheme)或併合語子(portmanteau)，但這裡的「在」顯然不是累加性語素或併合語子。

其次，如前所述，「他在房裡看書」這樣的句子，其進行體的意義（「正在」）是一種語境隱含義，一旦語境發生改變，這種語用含義就會被取消。例如：

- (89) a. 他在房裡看書。
 b. 他在房裡看了兩本書。
 c. 昨天晚上他在房裡看書，我在客廳上網。

(89a)的VP（「看書」）描述的是一種無界(unbounded)情狀，所以句子有進行體的含義；(89b)的「看了兩本書」表達的是有界事件，(89c)敘述的是已然事態，句子就不再有進行體的含義。可見「他在房裡看書」這樣的句子裡，「在」只是個處所介詞，並沒有進行體副詞的功能。由此可見，「他在房裡看書」這類句子之所以具有進行體的含義，是因為其謂語表達的是一種無界情狀。換言之，正是VP的無界情狀以及參照時間（如說話時刻）的時間指稱這些語境條件賦予了「他在房裡看書」這類句子進行體的語用含義。

最後，在一些閩語（閩東、閩南和莆仙）方言裡，表達進行體意義時，即使動詞前有相當於普通話「在NP」的處所介詞短語，進行體標記通常也要在句子中出現。例如：

- (90) 福州：依媽著門口吼綻裳，依姐著灶前吼煮飯。（陳澤平1998:187）
 廈門：伊佇裡面咧洗身，他正在裡頭洗澡。（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372）
 莆田：阿姊著厝裡吼畫畫。（吳福祥、林碧虹2022）

(90)中的「著」、「佇」相當於普通話的處所介詞「在」，但它們只用作處所介詞，進行體功能則由處所介詞結構後面的進行體標記「吼、咧」來表達。可見普通話「她在客廳裡哭」中的「在」應跟閩語「著」、「佇」一樣也只是單純的處所介詞，並不表達進行體功能。

不過，儘管「在」字合體說不能成立，但范繼淹(1982)和Chen (1978)所揭示的事實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他在房裡看書」這類包含處所結構的句子具有進行體的含義。

其實，斷言一個事態在說話時刻（或參照時刻）的存在，只要該事態是一個無界情狀，那麼這樣的斷言往往就有進行體的意義，因為進行體的特徵是將一個事件描述為「無界」和「開放」的情狀(Chung & Timberlake 1985; Tröbs 2004)。正因為如此，在一些進行體範疇語法化程度不高的語言裡，比如法語、西班牙語等羅曼語，進行體的意義可以用一般現在時形式來表達。比如英語的*John is singing*，西班牙語既可說成*Juan está cantando*（進行體），也可說成*Juan canta*（一般現在時）；而在法語裡最自然的表達是*Jean chante*。(Comrie 1976: 33; Mortier 2008: 6)可見，指明說話時刻某人做某事往往會隱含某人正在做某事的意思。

以上的分析證明，「某人在某處做某事」這類表達無界情狀的句子，通常會有「正在」這種進行體的隱含義（「某人正在某處做某事」）。但是，這種隱含義要語義化為句子（或句子成分）的編碼意義，前提是句子中處所成分的意義虛化。換言之，「她在房裡看書」這樣的句子，其語用含義「她正在房裡看書」要語義化為「她在看書」，前提必須是「在房裡」的處所意義發生去語義化。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當處所介詞的補足語是處所名詞時，處所介詞結構都有實在的處所意義，很難發生去語義化。不過，如果「某人在某處做某事」這類句子中表達處所的成分是處所指示代詞而非處所名詞，那麼情形就有所不同。例如：

- (91) 甲：孩子呢？
乙：她在那兒看書。

(91)中的「那兒」應是聽話人知曉的位置，也就是說，「那兒」在這裡並沒有實際的處所指稱意義，「她在那兒看書」實際傳達的意義是「她在看書」。因此，(91)中的「那兒」一旦進一步弱化和虛化，就有可能把語境賦予句子的「正在」這種進行體意義加以吸收，因為一個語言成分一旦失去固有意義後，就有可能吸收語境含義(Bybee et al. 1994: 296)。

由此可見，南方方言甲類進行體標記ABC（「在這/那裡」）由處所介詞短語演變為進行體標記，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轉喻過程：

我們說漢語的甲類進行體標記ABC源自轉喻而非隱喻，也有句法上的證據。在具有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漢語方言以及普通話中，包含進行體結構式的句子中謂語動詞並沒有被名詞化，而是跟非進行體小句的謂語一樣都是典型的動詞。比如績溪方言「渠是那搭看書」、蘇州方言「俚勒海看書」、福州方言「伊吖看書」中的「看書」跟「渠/俚/伊看書」中的「看書」語法行為並無二致。此外，在普通話以及多數南方方言中，進行體結構式中謂語動詞可以受狀語修飾。例如：

- (92) 普通話：姐姐在大聲唱歌 | 媽媽在輕輕地拍孩子 | 爺爺在大口大口地喝酒
- (93) 普通話：我在給孩子做飯 | 他在跟朋友聊天⁷
上海話：吾辣（海/該）幫小人燒飯 | 伊辣（海/該）搭朋友講閒話
績溪話：我是爾搭把妹搞飯 | 渠是那吶搭朋友談天
吉水話：我去裡等細癩哩舞飯 | 渠去裡做老庚話事
益陽話：我在箇裡跟我裡崽伢唧搞飯 | 他在哦裡跟朋友打講
- (94) 普通話：他正在跟一個朋友說著話呢。
常山話：渠倚（得⁼）目⁼裡跟一個朋友談天。 （曹志耘等2000:438）
玉山話：渠躲（得⁼）□([xo⁷⁰])裡跟一個朋友談天。 （曹志耘等2000:438）
武義話：渠儂正落特=裡貨=一個朋友家講話。
（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617）
休寧話：渠是麼竹□([kv²¹²])一個朋友講話。 （平田昌司1998:288）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南方方言甲類進行體標記ABC（「在這/那裡」）是由處所意義演變為進行體意義，那麼這種由空間概念到時

17. (93)中上海、績溪、吉水和益陽等方言的例句，分別詢自強星娜、趙日新、李桂蘭和夏俐萍諸位，謹此申謝！

間概念的演變不正是典型的隱喻演變嗎？確實，假如純粹從演變的共時結果看，甲類進行體標記ABC的產生的確可視為一種概念隱喻。但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隱喻」(metaphor)其實有兩類不同的情形，一種是演變的結果，比方說一個語言成分F，其意義 M_1 經過特定的演變過程，產生出新義 M_2 。假定新義 M_2 與源義 M_1 屬於不同的認知域（概念域），那麼就可以認為 $M_1 > M_2$ 這樣的語義演變屬於隱喻，但這樣的隱喻純粹是基於演變前後源義和新義所屬概念域的比較而得出的共時結果，並不是具體的語義過程。隱喻的另一種含義是指稱實際的概念化過程，比如前面提到的世界其他語言進行體標記的演化過程，涉及將抽象的活動情狀概念化為具體的空間物體，從而引發處所動詞/處所介詞的語義演變。為了將作為共時結果的隱喻和作為歷時過程的隱喻區分開來，Traugott & Dasher (2002)和Traugott (2017)主張將前者稱為「隱喻」(metaphor)，後者稱作「隱喻化」(metaphorization)。也就是說，就演變的結果而言，漢語甲類進行體標記ABC（「在這/那裡」）和世界其他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標記都是一種隱喻，但就演變過程而言，世界其他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是典型的隱喻化，而漢語甲類進行體標記ABC的演化則是典型的轉喻化(metonymization)。

綜上所述，漢語甲類進行體標記ABC的演化過程中，基本的語義機制是轉喻過程。另一方面，在其他語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過程中，語義機制是典型的隱喻操作。可見漢語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在語法化的語義機制方面體現出漢語顯著的特色。

4.3 兩類不同的演變模式：符義學演變與定名學演變

除了語法化的語義機制，漢語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演變類型上也跟其他語言有所不同，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漢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演化的顯著特點。

如前所述，上舉其他語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主要是語義演變，即通過將VP表達的活動情狀概念化為空間物體，從而導致處所動詞/介詞發生語義演變，最終演變成進行體標記。換言之，這些語言中體標記的語源成分由空間詞語（處所動詞/介詞）語法化為進行體標記，涉及的主要是功能演變（語義演變），而非形式演變。另一方面，漢語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過程中，

由處所介詞結構演變為甲類進行體標記(ABC)，也主要是功能演變；但由甲類進行體標記通過詞彙刪略變成乙類和丙類進行體標記，這個過程涉及的主要是形式演變而非功能演變。功能演變是一種「符義學演變」(semasiological change)，即語言成分的編碼形式不變，意義（概念）發生改變。另一方面，形式演變是一種「定名學演變」(onomasiological change)，即語言成分的意義（概念）不變，形式（名稱）發生改變。也就是說，上舉其他語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主要是一種符義學演變，而漢語甲類進行體標記到乙、丙類進行體標記的演變，則主要是一種定名學演變。二者的區別可圖示如下：

<u>編碼形式</u>	<u>語義概念</u>
愛爾蘭語 <i>ag</i>	處所動詞/介詞>進行體標記
埃維語 <i>le</i>	
[符義學演變]	
<u>語義概念</u>	<u>編碼形式</u>
漢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	ABC
	→ A/BC
	→ AC/AB → A/X (=B/C)
[定名學演變]	

圖 4. 符義學演變與定名學演變

其他語言的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因為是經由符義學演變而來，所以這些語言成分的進行體功能可直接追溯到作為語源的處所詞語（處所動詞/介詞），而漢語的乙、丙兩類進行體標記的語源是甲類進行體標記ABC而非其本身。也就是說，乙、丙兩類進行體標記的功能並非通過自身的語義演變而來，而是承自其刪略前的原初形式，即甲類進行體標記ABC。比如吉水方言「去」的進行體標記功能並非自身通過語義演變而來，而是承自其乙類標記「去裡」，而後者的進行體標記功能源自「去咕裡」。這兩類演變類型的差異，最直白的表述就是，同樣是處所介詞性語源，愛爾蘭語進行體標記 *ag* 是經由語義演變（符義學演變）而來，其語源是處所介詞 *ag*；吉水方言「去」則是由「去裡」（<「去咕裡」）經過形式演變（定名學演變）而來，其語源是「去裡」（<「去咕裡」）而非「去」。

5. 結語及餘論

本文討論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形式類型及演化過程，並在此基礎上從跨語言角度探討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演化的類型學蘊含。主要結論如下。

- i.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漢語方言中具有廣泛的區域分佈，普遍見於吳、閩、徽等南方方言，也見於粵、湘、贛、客以及官話方言。
- ii.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南方方言中有甲、乙、丙三類形式，其中甲類ABC式是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原初形式，乙類AB/AC/BC式以及丙類A/B/C式分別是由甲類ABC式通過不同的刪略策略直接或間接刪略而來。
- iii. 漢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在概念語源上體現了世界語言的歷時共性 (diachronic universal)，但在語法化的語義機制（轉喻）和演變類型（定名學演變）上卻彰顯了「華文所獨」的顯著特點。

本文對漢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變異和演變的考察主要限於南方方言。不過，由於這種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少見於北方方言，所以本文的某些觀察和結論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整個漢語方言。儘管我們未能對漢語方言特別是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用法進行窮盡的調查，也未能對與之相關的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但利用本文的一些觀察和結論可以對漢語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變異和演變及其相關的現象做出初步的解釋和預測。

第一，預測漢語方言進行體標記的變異類型和演變模式。比如假定一個方言的動前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是丙類A式（相當於普通話「在」），且與該方言處所介詞同形，則該方言具有或曾有乙類AB/AC式或甲類ABC式。另一方面，該A式體標記或源於甲類ABC，或來自乙類AB/AC。又如，假定一個方言的動前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是丙類B式（字面義是「這/那」），那麼該方言具有或曾有乙類AB式（字面義是「在這/那」），但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具有或曾有乙類BC式（字面義是「這/那裡」）這種可能。另一方面，該B式體標記應源自乙類AB式，但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源於乙類BC式。再如，假定一個方言的動前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是丙類C式（字面義是「-裡/上/處」），則該方言具有或曾有乙類AC式（字面義是「在裡/上/處」），但不能完全排除

具有或曾有乙類BC式。另一方面，該C式體標記應源自乙類AC式，但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源於乙類BC式。

第二，解釋歷史漢語和普通話體標記「在」的來源及演化。漢語歷史語法中「在」用作進行體標記（VP前）的典型例子似不早於明清。關於「在」的來源及演變歷來有不同說法，代表性觀點有「『正在』刪略說」（「正在VP→在VP」）、「『在』字虛化說」（處所動詞或介詞「在」>時間副詞「在」）以及「處所成分脫落說」（「在Loc.VP→在VP」）。¹⁸ 按照本文的觀察，第三種說法最有可能。假若考慮到明清時期進行體標記「在」主要用於明顯帶有南方方言（吳語及江淮官話）背景的文獻，那麼就沒有理由否認歷史漢語進行體標記「在」的演化模式跟寧波方言「來」以及蘇州話「勒」並無二致。

現代漢語普通話進行體標記「在」的產生，據伊原大策(1986)，來自南方方言的影響。既然如此，進行體標記「在」就一定不是由處所動詞或處所介詞「在」通過語義演變而來，而應源自「在這/那裡」這類ABC式體標記的刪略，而後者無疑是源自處所介詞結構「在這/那裡」的語法化。

第三，判定部分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可能的接觸動因。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普通話進行體標記「在」源自南方方言的影響；但另一方面，普通話進行體標記「在」的滲透和影響又導致某些南方方言產生丙類A式體標記。比如一些主要使用動後結果型進行體標記的方言（如粵、客、贛等方言），也有動前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交替形式，特別是丙類A式體標記形式。這些方言中丙類A式體標記的產生不能排除普通話影響的可能。假如一個主要使用動後結果型進行體標記的方言也具有丙類A式進行體標記，而這個A式體標記與該方言的處所介詞並不同形，或者同於普通話的「在」，那麼該體標記的產生極有可能源於普通話進行體標記「在」的影響。

基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做出(95)這類預測。

18. 第一種說法（即「正在」刪略說）見於蕭斧(1957)和太田辰夫(2003)等，第二種說法（即「在」字虛化說）參看張誼生(2000)和何瑛(2010)，第三種說法（即處所成分脫落說）見於伊原大策(1986)和高增霞(2005)等。此外，王錦慧(2015)主張，時間副詞「在」具有狀態持續和動作進行兩種用法，二者來源不同：表狀態持續的「在」來自處所動詞「在」的重新分析；表動作進行的「在」源自「在+處所詞+VP」中處所詞的省略。

- (95) a. 若一個方言的進行體標記（動前處所型，下同）與該方言的處所介詞、處所指示代詞或方所後綴同形，則該標記源自動詞前處所介詞結構「[A[BC]]」的語法化；
- b. 若一個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是AC、AB或BC，則該標記源自ABC的刪略；
- c. 若一個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是A，則該標記源自ABC的刪略，或者源自AC/AB的刪略；
- d. 若一個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是C，則該標記源自AC的刪略；
- e. 普通話進行體標記「在」源自甲類進行體標記ABC，或者直接借自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書面語，或者複製南方方言ABC>A的形式演變。
- f. 若一個主要使用動後結果型進行體標記的方言也具有丙類A式體標記，而該方言並沒有甲、乙兩類體標記形式，且這個A式體標記與該方言的處所介詞並不同形，那麼這個A式體標記極有可能是借自普通話或其他方言；如果這個A式體標記正好是「在」，那無疑借自普通話或其他方言。
- g. 若一個語言的進行體標記源自處所動詞或處所介詞，則其演變的語義機制極有可能是隱喻；另一方面，若一個語言的進行體標記源自處所介詞結構，則其演變的語義機制極有可能是轉喻。

Funding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方言和類型學視角下的漢語動詞小稱範疇研究」(25AYY020)資助。

Abbreviations

B	bare	NOM	nominalizer
COP	copula	P	polite
DEF	definite	PL	plural
DECL	declarative	PST	past
F	female	PTCP	participle
GEN	genitive	PTCL	particle
IND	indefinite	PP	postposition
HON	honorific	SG	singular
INF	infinitive	VS	verb suffix
NEG	negative		

References

- Ai, Hongjuan (艾紅娟). 2008. Shandong fangyan biao Jinxingti ciyu de qianghua yu gengxin 山東方言表進行體詞語的強化與更新.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8(3), 270–272.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 Chen, Zeping (陳澤平). 2012. *Mindongqu Gutian fangyan yanjiu* 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Anderson, John M. 1973. *An essay concerning aspect: Some considerations of a general character arising from the Abbé Darrigol's analysis of the Basque verb*. The Hague: Mouton.
- Ard, Josh. 1979.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locative-based periphrastic verbal forms in Fula dialects.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10(2), 119–158.
- Baker, Paul & Ellece, Sibonile. 2011. *Key terms in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Behrens, Bergljot & Flecken, Monique & Carroll, Mary. 2013. Progressive attraction: On the us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progressive aspect in Dutch, Norwegian, and German. *Journal of Germanic Linguistics* 25(2), 95–136.
-  Bertinetto, Pier Marco & Ebert, Karen H. & de Groot, Casper. 2000. The progressive in Europe. In Dahl, Östen (ed.),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517–55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lansitt, Edward L. 1975. Progressive aspect.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18, 1–34.
- Bolinger, Dwight. 1971. The nominal in the progressive. *Linguistic Inquiry* 2(2), 246–250.
-  Boogaart, Ronny. 1991. “Progressive aspect” in Dutch.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8(1), 1–9.
-  Bybee, Joan & Dahl, Östen. 1989. 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tudies in Language* 13(1), 51–103.
- Bybee, Joan & Perkins, Revere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i, Guo-mei (蔡國妹). 2006. The going-on aspect and persisting aspect grammaticalization sequence analysis in Wu dialects and Min dialects 吳閩語進行體和持續體的語法化序列分析. *Fuji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3), 157–160.
- Cai, Yeqing (蔡葉青) (ed.). 1993. *Haikang fangyanzhi* 海康方言志.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Cao, Zhiyun (曹志耘). 1996a. Jinhua Tangxi fangyan de ti 金華湯溪方言的體.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285–301. Hong Kong: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ao, Zhiyun (曹志耘). 1996b. *Yanzhou fangyan yanjiu* 嚴州方言研究. Tokyo: Kohbun.

- Cao, Zhiyun (曹志耘)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eds.). 2016. *A study on the Wuzhou Wu dialect* 吳語婺州方言研究.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ao, Zhiyun (曹志耘)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 Ohta, Takashi (太田齋) & Zhao, Rixin (趙日新) (ed.).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Tokyo: Kohbun.
-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1996. Xianggang Yueyu de ti 香港粵語的體.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143–160.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o, Zongqi (巢宗祺). 1986. Suzhou fangyanzhong “ledu” deng de goucheng 蘇州方言中「勒篤」等的構成. *Fangyan* 方言 1986(4). 283–286.
- Chao, Zongqi (巢宗祺). 1990. Suzhou Fangyan li de “le” he “leli”, “ledu”, “lelang”, “lehai” 蘇州方言裡的「勒」和「勒裡」、「勒篤」、「勒浪」、「勒海」.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Hanyu lunc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論叢》編輯委員會 (ed.), *Hanyu luncong* 漢語論叢 1, 118–136.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Chen, Changyi (陳昌儀) (ed.). 2005. *Jiangxisheng fangyanzhi* 江西省方言志. Beijing: China Local Records Publishing.
- Chen, Chongyu (陳重瑜). 1983. “zai+chusuo” de jige zhujiao 「在+處所」的幾個注腳.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983(1). 244–245.
- Chen, Chung-yu. 1978. Aspectual features of the verb and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locativ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1). 76–103.
- Chen, Manhua (陳滿華). 1996. Anren fangyan de Jiegouzhuji he Dongtaizhuji 安仁方言的結構助詞和動態助詞. In Hu, Mingyang (胡明揚) (ed.), *Hanyu fangyan timao lunwenji* 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 107–135.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Chen, Shanqing (陳山青) & Shi, Qisheng (施其生). 2018. Causedness vs. non-causedness in Xiang dialect in Miluo City, Hu’nan Province 汨羅湘語中的「使然」與「非使然」. *Fangyan* 方言 2018(4). 451–458.
- Chen, Yu-fen (陳郁芬). 2011a. 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 of Cantonese 粵方言進行體標記類型的概貌. *Hansh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韓山師範學院學報 2011(2). 61–64.
- Chen, Yu-fen (陳郁芬). 2011b.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rogressive markers among Cantonese, Min and Hakka dialects 粵方言與閩、客方言進行體標記的類型異同. *Changchun Daxue Xuebao* 長春大學學報 2011(1). 36–38.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6. Fuzhou fangyan dongci de ti he mao 福州方言動詞的體和貌.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225–253.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8. *Fuzhou fangyan yanjiu* 福州方言研究.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hung, Sandra & Timberlake, Alan. 1985. Tense, aspect and mood. In Shopen, Timothy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202–2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udi, Ulrike. 1988. Review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tense/aspect marking in Kru languages.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0(1). 53–77.
- Claudi, Ulrike & Heine, Bernd. 1985. From metaphor to grammar: Some examples from Ewe. *Afrikanische Arbeitspapiere* 1. 17–54.
- Claudi, Ulrike & Heine, Bernd. 1986. On the metaphorical base of grammar. *Studies in Language* 10(2). 297–335.
- Comrie, Bernard. 1975. An essay concerning aspect: some considerations of a general character arising from the Abbé Darrigol's analysis of the Basque verb: John Anderson,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inor* 167. Mouton and Co., The Hague/Paris, 1973. 122 pp. Dfl. 24. *Lingua* 37(1). 89–92.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2008.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6th ed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Dik, Simon C. 1987. Copula auxiliarization: How and why? In Harris, Martin & Paolo, Ramat (ed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uxiliaries*, 53–8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illon, Myles & Ó Cróinín, Donncha. 1961. *Teach yourself Irish*.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Ding, Xue-Huan (丁雪歡). 2007.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progressive aspects in Yuanjiang dialect in Hunan province 湖南沅江話「持續/進行體」的表達形式. *Shanto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汕頭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7(4). 51–55.
- Ebert, Karen. 2000. Progressive markers in Germanic languages. In Dahl, Östen (ed.),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605–65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Enfield, N.J. 2007. *A grammar of Lao*.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an, Jiyan (范繼淹). 1982. Lun jieci duanyu “zai + chusuo” 論介詞短語「在+處所」.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982(1). 71–86.
- Feng, Guihua (馮桂華) & Cao, Baoping (曹保平). 2012. *Ganyu Duchang fangyan chutan* 贛語都昌方言初探. Chengd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Gao, Zengxia (高增霞). 2005. From locative verbs to locative prepositions and non-perfective markers –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zai* and *zhe* 處所動詞、處所介詞和未完成體標記——體標記「在」和「著」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 *Zhongguo Shehuikexueyuan Yanjiushengyuan Xuebao*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4). 68–73.
- Gong, Na (龔娜). 2012. The aspect markers of “gongde N (扛得N)” and “zai N” in Xiangtan dialect 湘潭方言的體標記「扛得N」和「在N」. *Jishou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吉首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2(2). 169–172.
- Haspelmath, Martin. 2015. *A grammatical overview of Egyptian and Coptic*. In Grossman, Eitan & Haspelmath, Martin & Richter, Tonio Sebastian (eds.), *Egyptian-Coptic linguistic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103–14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e, Ying (何瑛). 2010. *Zai*: From the sense of “existence” to an adverb of time 在：從「存在」義動詞到時間副詞——兼論「正在」之形成. *Xinjiang Daxue Xuebao (Zhhexue Shehui Kexue Ban)*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 131–136.
- doi Heine, Bernd. 1994. Grammaticalization as an explanatory parameter. In William, Pagliuca (ed.),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255–28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oi Heine, Bernd.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In Joseph, Brian D. & Janda, Richard D.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575–601.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Heine, Bernd & Claudi, Ulrike & Hünemeyer, Friederike.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ata, Shoji (平田昌司) (ed.). 1998. *Huizhou fangyan yanjiu* 徽州方言研究. Tokyo: Kohbun.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96. Haiyan fangyan de dongtai fanchou 海鹽方言的動態範疇. In Hu, Mingyang (胡明揚) (ed.), *Hanyu fangyan timao lunwenji* 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 1–14.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Hu, Yunwan (胡雲晚). 2010. *Xiangxinan Dongkou laoxiangyu xuci yanjiu* 湘西南洞口老湘語虛詞研究.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Ihara, Daisaku (伊原大策). 1986. Biaoshi jinxing shitai de “zai” 表示進行時態的「在」. *Hebei Daxue Xuebao (Zhhexue Shehui Kexue Ban)* 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3). 90–98. (Transltd by Chai, Shisen (柴世森).)
- Jespersen, Otto. 2007[1933].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Jiang, Shuzhen (姜淑珍). 2021. Hangzhou fangyan de “l¹³⁻³¹ton³³” 杭州方言的「來東」. *Zhongwen Xueshu Qianyan* 中文學術前沿 2021(1). 104–111.
- Jiang, Jie (江潔). 2015. *A research on the grammar of Jian'ou dialect* 建甌方言語法專題研究.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doi Killie, Kristin. 2008. From locative to durative to focalized? The English progressive and “PROG imperfective drift”. In Gotti, Maurizio & Dossena, Marina & Dury, Richard (eds.),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006: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CEHL 14), Bergamo, 21–25 August 2006*, vol. 1, 69–8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oi Kuteva, Tania & Heine, Bernd & Hong, Bo & Long, Haiping & Narrog, Heiko & Rhee, Seongha (eds.).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Fang (李芳). 2012. *Case study on Hakka dialect grammar of Wuhua in Guangdong* 廣東五華縣客家方言語法專題研究.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i, Guilan (李桂蘭)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8. The semantic change of the multi-functional [tɕ'ie³¹] 去 in Jishui Gan dialect in Jiangxi Province 江西吉水方言「去」的多功能用法及其演變. *Fangyan* 方言 2018(2). 201–209.
- Li, Rulong (李如龍). 1996. Quanzhou fangyan de ti 泉州方言的體.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195–224.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 Weiqi (李維琦). 1998. *Qiyang fangyan yanjiu* 祁陽方言研究.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Li, Xiaofan (李小凡). 2014. Suzhouhua “*le hai*” he Shaoxinghua 「*lai dong*」 de yufahua wen ti 蘇州話「勒海」和紹興話「來東」的語法化問題. In You, Rujie (游汝杰) & Wang, Hongzhong (王洪鍾) & Chen, Yiya (陳軼亞) (eds.), *Wuyu yanjiu: Di qi jie guoji wu fangy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吳語研究：第七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01–306.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Li, Xiaohua (李小華). 2014. *Minxi Yongding Kejia fangyan xuci yanjiu* 閩西永定客家方言虛詞研究.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Lin, Hansheng (林寒生). 2002. *Mindong fangyan cihui yufa yanjiu* 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Lin, Huayong (林華勇). 2014. *Lianjiang yueyu yufa yanjiu* 廉江粵語語法研究.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in, Huayong (林華勇) & Liu, Ling (劉玲) & Chen, Xiuming (陳秀明). 2021. On the durative aspect system of Yue dialects 粵語的持續體貌系統. *Fangyan* 方言 2021(4). 427–436.
- Lin, Song-yu (林頌育). 2008. *The derivation of the marker of the durative aspect in the south Min dialects* 閩南方言持續體標記的來源.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in, Song-yu (林頌育). 2009. The marker of the durative aspect of Minnan dialect spoken in Jiaomei 閩南角美話的持續體標記. *Jime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 68–74.
- Lin, Yi (林亦) & Qin, Fengyu (覃鳳餘). 2008. *Guangxi Nanning baihua yanjiu* 廣西南寧白話研究.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6. Dongnan fangyan de timao biaoqi 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9–33.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3a. Suzhouhua “*le X*” fuheci 蘇州話「勒X」複合詞. In Shanghai Shi Yuwen Xuehui (上海市語文學會) &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eds.), *Wuyu yanjiu: Dierjie Guoji Wufangy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吳語研究：第二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0–86.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3b. *Yuxu leixingxue yu jieci lilun* 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u, Lu (劉璐). 1984. *Jingpozu yuyan jianzhi (Jingpoyu)* 景頗族語言簡志（景頗語）.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Liu, Cuixiang (劉翠香). 2007. On the continuous aspect in Qixia dialect, Shandong Province 山東棲霞方言的持續體. *Fangyan* 方言 2007(2). 124–130.
- Long, Anlong (龍安隆). 2016. Aspect marker “*zai* (在) + demonstrative pronoun” in Yongxin dialect 贛語永新方言的體標記「在 + 指示代詞」.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2016(4). 78–86.

- Luo, Ronghua (羅榮華). 2013. *A syntactical study on Yichun dialects of Gan group* 贛語宜春片語法專題研究,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Luo, Xinru (羅昕如). 2004. Hunan fangyan zhong de “zai+N” 湖南方言中的「在N」.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2004(1). 66–73.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99. *Xiandai Hanyu babai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chese, Lynell. 1986. *Tense/aspe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uxiliaries in Kru languages*.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Matisoff, James A. 1991. Areal and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Lahu. In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Heine, Bernd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I, 383–45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Matthews, Stephen & Yip, Virginia.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McArthur, Tom. 1992.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tier, Liesbeth. 2008. An analysis of progressive aspect in French and Dutch in terms of vari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Languages in Contrast* 8(1). 1–20.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2003.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中國語歷史文法, 2nd ed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by Jiang, Shaoyu (蔣紹愚) & Xu, Changhua (徐昌華).)
- Pan, Wuyun (潘悟雲). 1996. Wenzhou fangyan de ti he mao 溫州方言的體和貌.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254–284.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ark, Jung-ku (朴正九) & Kang, Byeong-kwu (姜柄圭) & Yu, Su-kyong (柳秀京). 2019. A study on variations of progressive markers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from linguistic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看漢語方言進行體標記的變異類型及發展機制——以位於動詞前的「在」類形式為中心. *Korean Journal of Distinguished Paper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韓國中語中文學優秀論文集2018. 37–6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ciety of Korea* 中語中文學74. 53–82.)
- Pei, Zuhua (裴足華). 2020. *Study on Ji'an dialect's grammar* 吉安方言語法研究.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Peng, Lan-yu (彭蘭玉) & Guo, Ge (郭格). 2016. The 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 of compound words with the meaning inclined to one word in “zai ge+ V” of Hunan dialect 湖南方言「在箇+V」中的偏義進行體標記. *Liyun Yuyan Xuekan* 勵耘語言學刊2016(2). 60–68.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2003. Guangzhou fangyan biao “chixu” yi de jizhong xingshi jiqi yiyi de duibi fenxi 廣州方言表「持續」義的幾種形式及其意義的對比分析.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2003(4). 45–48.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2010. *Guangzhouhua zhuci yanjiu* 廣州話助詞研究.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Popescu, Floriana. 2019. *A paradigm of comparative lexicology*.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Qian, Dianxiang (錢奠香). 2002. *Hainan Tunchang Minyu yufa yanjiu* 海南屯昌閩語語法研究.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 Qiu, Zhenqiang (邱震強). 1994. Ningxianghua teshu de shijian zhuangyu he shijian buyu: zaigeli, zainali 寧鄉話特殊的時間狀語和時間補語：在個裡、在那裡. *Guilinshi Jiaoyu Xueyuan Xuebao* 桂林市教育學院學報 1994(2). 33–36.
- Ruan, Guijun (阮桂君). 2009. *Ningbo fangyan yufa yanjiu* 寧波方言語法研究.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Sheng, Yimin. 2015. The location morpheme-demonstrative cycle in Wu dialects: On the lexical renewal of the demonstratives from the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121–14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heng, Yimin (盛益民) & Li, Xuping (李旭平). 2018. *Fuyang fangyan yanjiu* 富陽方言研究.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85. Min, Wu fangyan chixumao xingshi de gongtong tedian 閩、吳方言持續貌形式的共同特點. *Zhongsh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中山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5(4). 132–141.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6. Shantou fangyan de ti 汕頭方言的體.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161–194.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hi, Rujie (石汝杰). 1996. Suzhou fangyan de ti he mao 蘇州方言的體和貌.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349–375.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mith, Aaron K.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progressive. *Journal of Germanic Linguistics* 19(3). 205–241.
- Sun, Ye-lin (孫葉林). 2008. On the aspects of Shaodong dialect 邵東（火廠坪鎮）方言的體貌表達. *Neiji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內江師範學院學報 2008(5). 55–59.
- Tao, Huan (陶寰). 1996. Shaoxing fangyan de ti 紹興方言的體.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302–330.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78. On the expression of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 in language. In Greenberg, Joseph H. & Ferguson, Charles A. & Moravcsik, Edith A. (ed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3, 369–4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88.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Axmaker, Shelley & Jaisser, Annie & Singmaster, Helen (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 14)*, 406–416.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doi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17. Semantic change. In Aronoff, Mark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https://oxfordre.com/linguistic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9384655.001.0001/acrefore-9780199384655-e-323>) (Accessed 2019-5-6.)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Dasher, Richard B.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i Tröbs, Holger. 2004. Progressive and habitual aspects in Central Mande. *Lingua* 114(2). 125–163.
- Wan, Bo (萬波). 1996. Anyi fangyan de ti 安義方言的體.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79–96.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ang, Guosheng (汪國勝). 1994. *Daye fangyan yufa yanjiu* 大冶方言語法研究.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 Wang, Guosheng (汪國勝). 1999. Hubei fangyan de “zai” he “zaili” 湖北方言的「在」和「在裡」. *Fangyan* 方言 1999(2). 104–111.
- Wang, Jian (王健). 2006. Three dynamic categories in Jianghuai dialect 江淮方言三種動態範疇的表現.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2006(4). 66–78.
- Wang, Jin-hui (王錦慧). 2015. A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time adverbs “zai” and “zhengzai” 時間副詞「在」與「正在」的形成探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6(2). 187–212.
- Wang, Yunhua (王芸華). 2022. On focality of the imperfective “zai wu-li” in Xiang dialect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湘語非完整體標記「在屋裡」的聚焦度及其演變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報 50(3). 756–774.
- Welmers, William E. 1973. *African language struc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 Lin, Bihong (林碧虹). 2022. The three types of progressive marker in Xinxian dialect in Putian City 莆田新縣話的三種進行體標記. (Manuscript.)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23. Grammaticalization caused by ellipsis 試談刪略導致的語法化.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23(3). 259–278.
- Wu, Rui-wen (吳瑞文). 201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ive/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Eastern Min dialects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2(3). 595–626.
- Wu, Yue (吳越). 2022. Wuyu chusuoshi tibiaoji de duogongnengxing jiqi yanbian 吳語處所式體標記的多功能性及其演變. (Paper presented at Di Shiyi Jie Wufangyan Xueshu Yantaohui, Shanghai, 12–13 November 2022.)
- Wu, Wei (伍巍). 1999. Jingxian fangyan daici 涇縣方言代詞. In Li, Rulong (李如龍) &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s.), *Daici* 代詞, 159–166.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Wu, Wei (伍巍) & Li, Lilin (李立林). 2009. A study on progressive aspect and continuous aspect in Lianyuan Liumutang dialec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ienli* (害噠哩), *daoenli* (到噠哩) from the place words to aspect markers 漣源六畝塘方言進行體和持續體的生成發展——「害噠哩」、「到噠哩」從處所詞語到體標記的虛化研究.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009(1). 90–94.

- Xia, Liping (夏俐萍). 2020. *Xiangyu Yiyang (Nijiangkou) fangyan cankao yufa* 湘語益陽（泥江口）方言參考語法.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iang, Ju (項菊). 2012. On the usages of the particle [tsai] in Yingshan dialect 湖北英山方言「在」的用法及相關問題. *Fangyan* 方言2012(3). 266–273.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7. *Grammatical studies of Liancheng Hakka*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Xiao, Fu (蕭斧). 1957. “Zai nali”, “zhengzai” he “zai” 「在那裡」、「正在」和「在」.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中國語文雜誌社) (ed.), *Yufa lunji* 語法論集, vol. 2, 144–15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Xiao, Richard & McEnery, Tony. 2004.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Xie, Liuwen (謝留文). 2018. *Survey of Gubai dialect in Gaochun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江蘇高淳（古柏）方言.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Xu, Liejiong (徐烈炯)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1997. Shanghai fangyan “la”, “lala”, “lahai” de bijiao yanjiu 上海方言「辣」、「辣辣」、「辣海」的比較研究. *Fangyan* 方言1997(2). 97–105.
- Xu, Xinjian (徐悉艱) & Xu, Guizhen (徐桂珍) (eds.). 1984. *Jingpozu yuyan jianzhi (Zaiwayu)* 景頗族語言簡志（載瓦語）.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Yi, Xuan (易軒). 2015. The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aspectual markers of Wuchuan Cantonese dialects 廣東吳川粵語進行體標記研究. *Lingn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嶺南師範學院學報2015(2). 126–131.
- You, Rujie (游汝杰). 1996. Hangzhou fangyan dongciti de biaodafa 杭州方言動詞體的表達法.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331–348.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Yu, Genyuan (于根元). 1981. Shanghaihua de “lele” he Putonghua de “zai”, “zhe” 上海話的「勒勒」和普通話的「在、著」.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1981(1). 128–133.
- Yuan, Dan (袁丹). 2008. Changshuhua “le X” jiegou jiqi gongneng fenxi 常熟話「勒X」結構及其功能分析. In Shanghaiishi Yuwen Xuehui (上海市語文學會) &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eds.), *Wuyu yanjiu: Di Si Jie Guoji Wufangy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吳語研究：第四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vol. 4, 155–161.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Zeng, Yiping (曾毅平). 1998. *Shicheng (Longgang) Kejia fangyan yufa yanjiu* 石城（龍崗）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hang, Bojiang (張伯江) & Fang, Mei (方梅). 1996. *Hanyu gongneng yufa yanjiu* 漢語功能語法研究.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00. On grammaticalizational mechanisms of Chinese adverbs 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2000(1). 3–15.
- Zhao, Rixin (趙日新). 2001. Shuo “zai” ji xiangdang yu “zai” de chengfen 說「在」及相當於「在」的成分.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2001(4). 6–12.

- Zheng, Wei (鄭偉). 2016. Dangtu Huyang fangyan xuci “a” de gongneng yanbian jiqi laiyan 當塗胡陽方言虛詞「啊」的功能演變及其來源. *Nankai Yuyan Xuekan* 南開語言學刊2016(1). 84–93.
- Zheng, Yanxia (鄭焱霞). 2010. On temporal/locative prepositions *te* (在) and *xǐ* (放) of Hengshan dialect in Hunan Province 湖南衡山方言表示時間/處所的介詞「在」和「放». *Fangyan* 方言2010(1). 53–59.
- Zheng, Yide (鄭懿德). 1996. Fuzhou fangyan shiti xitong gailue 福州方言時體系統概略. In Hu, Mingyang (胡明揚) (ed.), *Hanyu fangyan timao lunwenji* 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 184–204. Nanjing: Jiangsh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 Ouyang, Yiyun (歐陽憶耘). 1998. *Xiamen fangyan yanjiu* 廈門方言研究.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u, Daoming (朱道明). 2009. *Pingjiang fangyan yanjiu* 平江方言研究.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uo, Yurong (左玉琰). 2008. The present and past continuous tenses in Hebi dialect, Henan Province 河南鶴壁方言的現在和過去進行體. *Fangyan* 方言2008(3). 259–262.

Abstract

Th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tive type of progressive marker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progressive markers in many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originate from locative constructions. From a cross-dialect and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locative type of progressive marker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with an attempt then to manifest th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volution of this type of progressive marker. The following are the main findings and views. (i) The locative type of progressive marker in Chinese dialects shows a vast regional distribution, commonly found in southern dialects such as Wu, Min, and Hui, and also attested in Yue, Xiang, Gan, Hakka, and Mandarin dialects as well. (ii) The locative type of progressive marker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is of three types: type JIA 甲, type YI 乙, and type BING 丙. Among them, type JIA 甲, with a three-syllable form of ABC, is the origin of the locative type of progressive marker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Type YI 乙, with three patterns of AB, AC, and BC, and type BING 丙 which consists of patterns A, C, and B,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erived from the trisyllabic ABC pattern of type JIA 甲 through different ellipsis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iii) Whil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ocative progressive markers reflects the diachronic commonness of world languages in terms of conceptual etymology, it highlights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 terms of the semantic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typology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progressive marker, metonymy, onomasiological chang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Fuxiang Wu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5 Xu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3
China
wufuxiang100@126.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3 February 2023
Date accepted: 7 December 2023
Published online: 22 May 2026